

5/2024

昆州華文

2024 年 5 月 號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電子雜誌

昆州华文 2024 年 5 月号述评

力夫

昆州华文 2024 年 5 月号以收稿先后顺序排列。在诗词部分收录了刘广玉先生的《阳朔印象》、《衡山远眺兼寄岭南师妹》，燕紫的《三里半荷塘偶遇》、《复徐博士》，花田君的《舟适漓江》。浓情淡墨，陌上红妆；荷塘细雨，断桥浮月；武陵桃源醉，青山映春波。文人雅趣，任意挥洒。品茗有禅意，能饮一杯无。

现代诗部分，无名的《蓝色》情怀依然如梦，《太阳的样子》，是暮夜烟火，赤子的样子。陈谦的《我总在拾荒》、《笔墨的方言》、《渡到彼岸》，在刹那之间追问久远，梦乡故里，书画方言。暴雨流星飞渡，时光如箭墨如弦，流离且婉转，此岸即彼岸。二雷子的《少年》，嗨，少年意气，风华芳颜。人生终究会来，终究会去，终究残阳如血。要热爱，一直爱。紫悦的组诗《诗在远方》，像一组流动的青春舞曲，从清晨到黄昏，童年的白云，穿过黑夜的沙漠，追寻抑或眺望。诗在远方，路在脚下，心是出发的地方。要热爱，勇敢爱。

小说栏目收录了刘成启先生的《玉娇》、阮霞的《小学同学》、经年鲤的《寿宴》。《玉娇》通过对幽静而又古老的康留乡村童年往事细致入微的描写，不矫情也不煽情，没有赞美苦难，也没有回避苦难，文字质朴自然，细节生动感人，情感细腻无华，看似随意却深刻地描摹了过去时代乡村一隅普通老百姓的艰辛生活。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和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有相似的质地，值得读者细品慢读。

阮霞的《小学同学》，小说以当下时兴的微信朋友圈投票这一场景切入，看似认真地叙述，一丝不苟剥竹笋，左右逢源剥洋葱，欲言又止又游刃有余，轻描淡写亦勾画了艰辛（探索）年代的掠影浮光，让人唏嘘，也让人哑然。“要没有文革，就好”。

经年鲤的小说《寿宴》，以大家庭给老人祝寿这一普通场景的铺陈，通过对当事各方的语言动作的形象描写，戏剧性的冲突，展示了大家庭一团和气下的波涛暗涌，以及人性的琐碎与不可言说。小说情节设计机巧，语言夸张传神，有限的篇幅，微电影剧本，普通人可以代入，也不妨表演。

散文栏目综合收录了 10 多位作者的文章。韦钢的《老家印象》，惜墨如金，钢笔简画，思亲乡情猝不及防扑面而来。蓝楹的《躺平树》，通过对一张风景照片的观赏描摹，自然生发出对不屈的生命与万物的礼赞。蓝楹的另一篇读书笔记《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简略介绍了自闭症患者语言天才丹尼尔-塔米特的传奇际遇，看一本书，读一个人，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世界更宽容。

以时政檄文名世的多面手花田君难得一见的抒情散文《在熟悉的陌生地漂流——阿德莱德》，浓情蜜意，四时芳华，咖啡飘逸，美食馨香。彻骨的海风不冷，友情的记忆温存。在熟悉的陌生地漂流，恣意放逐飞扬的歌声。

Sail 的《远去的养母》通过孩提时候的记忆，多角度地描绘了非凡年代，一位善良平凡的坚忍女性形象。“时间会带走风雨，时间也会带走美好，却带不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岁月如歌亦如流，母爱依旧。

赵孔南的《买粪纪事》，以质朴的笔触记述了少年时期沉重的乡村生活。生活就是活着，活着就是承受。不抱怨，也不愤怒。人生如草木，循环往忽，终将柳暗花明。

李守义的《给鸟兽让路》写出了澳洲日常人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处的常态。“人类在大地上给鸟兽让路，何尝不是给自己开启了一条平安富裕的大道呢？”深以为然。

已故作者杨恺的遗作《送饭记》是他日常做义工为独居老人送饭服务的工作笔记。文章记述了作者和几位澳洲老人的交集故事，普通澳洲人的生活之窗，不妨一览。

马山的英文歌词译配《本事》和中文歌词译配《Going Home》，有才艺，执著严谨，学者风范。另一位作者庄洪的艺术笔记《拉奥孔之谜》，以慎密的思虑、专业的素养、奇异的空间想象和杰出的书画动手能力，近乎完美地复原了古希腊祭司拉奥孔雕像缺失的右臂，让人赞叹，给同样好奇的读者带来探索遥远未知的乐趣。

HUILI 的《淡水——承载台湾殖民史的魅力小镇》，是一篇资料翔实，笔触细腻，图文并茂的游记。作者移步换景，探幽索微，考据展现了淡水小镇 300 余年来的沧桑变迁，前世今生，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俱佳，不可不读。

洪丕柱先生为昆华作协 30 周年纪念文集所撰写的《南歌集序》，回顾了昆华作协创会以来的多彩历程和取得的累累

硕果。一波又一波的文人雅士，寂寞耕耘，默默付出，走出了一条平凡之路。向他们致敬。额手称庆，与有荣焉。

洪丕柱先生在另一篇文章《怀念在 Expo1988 期间在布里斯本度过最初时光》中回忆了初入澳洲学习时期同时在背包旅店和西餐馆打工的一段往事。天道酬勤，自助者天助之。人生多风雨，柳暗花又明。

蓝湘的散文《人生旅途上的一盏明灯》讲述了居澳生活、工作、事业发展过程中，昆州政治家汤姆-布鲁斯对自己的指导、鼓励与帮助。汤姆-布鲁斯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坚定有力的领导人，更是睿智宽厚的师长，可信赖依靠的朋友。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为社区居民分忧解难，政绩卓著，也为发展澳中友好关系做出了杰出贡献。人们不会忘却，人民将永远缅怀他。

力夫的《怀念杨恺》追忆了与徒步文友杨梓恺先生短暂交集的际遇点滴。杨恺是个安静的人，逝水流光，良善如沙，一个人离开了，留下人们，安静地阅读与怀念。

金辉的《送别》是一篇感伤的性情文字，不同的人读到有不同的体味，不同的时间读到有不同的感伤。我选择最

后来评述《送别》，人生就是一场场的目送和远离。在机场在码头在月台，倚户伫望，心之一隅。送别，不说告别。浮世仓皇，道阻且长，一转身就是咫尺天涯，一挥手再次关山万里。

2024.5.20 Sino

目 录

阳朔印象（诗歌）	10
刘广玉	
衡山远眺兼寄岭南师妹（诗歌）	10
刘广玉	
三里半荷塘偶遇（诗歌）	11
燕紫	
复徐博士（诗歌）	11
燕紫	
舟适漓江（诗歌）	12
花田君	
老家印象（散文）	13
韦刚	
玉娇（小说）	14
刘成后	
蓝色（现代诗歌）	29
无名	
太阳的样子（现代诗歌）	30
无名	
躺平树（散文）	32
蓝楹	
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书评）	34
蓝楹	
小学同学（小说）	39
阮霞	
我总在拾荒（现代诗歌）	47
陈谦	
在熟悉的陌生地漂流——阿德莱德（散文）	49
花田君	
送别（散文）	56
金辉	

少年（现代诗歌）	60
二雷子	
英文译配《本事》（音乐笔记）	63
马山	
中文译配《Going Home》（音乐笔记）	66
马山	
南歌集序（回忆录）	69
洪丕柱	
拉奥孔之谜（艺术笔记）	75
庄洪	
笔墨的方言（现代诗歌）	90
陈谦	
渡到彼岸（现代诗歌）	92
陈谦	
寿宴（微小说）	94
经年鲤	
远去的养母（散文）	97
Sail	
送饭记（工作笔记）	106
杨恺	
怀念杨恺（回忆录）	112
力夫	
淡水—承载台湾殖民史的魅力小镇（游记）	119
HUILI	
怀念 Expo1988 期间在布里斯本度过最初时光（回忆录）	129
洪丕柱	
买粪記事（散文）	144
赵孔南	
给鸟兽让路（生活随笔）	151
李守义	
诗在远方（组诗）	155
紫悦	
人生旅途上的一盏明灯（回忆录）	160
蓝湘	

阳朔印象

文/刘广玉

浓情淡墨皴染山
山环水绕意缠绵
竹篙一撑三五里
一声山歌出画卷

衡山远眺兼寄岭南师妹

文/刘广玉

陌上春来红豆红
斑竹森森草青青
九嶷苍苍帝子隐
五岭茫茫烟云凝
湘水不圆王孙梦
群山俱做眉聚峰
非关回雁生乡思
佳游不与佳人同
帝子，娥皇，女英

三里半荷塘偶遇

文/燕紫

细雨难觅燕双宿
荷塘偶遇孤鹅鳧
最是人间繁华处
银露披林叶满路

2024.1.30

复徐博士

文/燕紫

汴杭休戚分两宋，西湖漫步寻幽情。
白堤苏堤立功德，浮桥断桥冬月溟。
品茗何处有禅意，残荷听雨已无声。
依依垂柳千古泪，夜夜风波汉魂梦。

——西湖寻幽不遇。2023.11

舟适漓江

文/花田君

罗带玉簪何足道，青山无处映春波。
只恨纤云增缥缈，但求霰雨扮绫罗。
九重慢渡临仙境，百里行蒿谒佛国。
正是武陵桃源醉，远村墟雾袅山歌。

备注：此篇为花田君 2011 年去桂林所作

老家印象

文/韦钢

山卧平川似驼峰

云缭雾绕仙如梦

千家小楼两三层

陡见先父香火中

早春三月，我与两个妹妹还有小女儿一起去广西老家寻根。上次回父亲的老家还是 1969 年我 11 岁的时候。

如今老家农村通水通电通网，小汽车也很普及。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家家盖起洋楼。楼房多为方形，一般三层，非常宽敞，每层净空高 4 米……

老家文化非常注重敬拜祖先。家家的一楼进门处必是一个大厅，大厅正面必是一个祭坛。墙上挂有祖先照片、画像。

当我们跨进门的那一刻，陡然看见父亲的照片被恭恭敬敬地挂在墙上。女儿顿时破防，泪如雨下。她没想到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突然看到爸爸书房里常年挂着的爷爷照片。

玉娇

文/刘成启

康留是个幽静而又古老的村庄，传说是车祖奚仲的故乡。根据《滕县志》记载，大概有三千年的历史了。村子的北面长满了茂密高大的柿子树，村的南面就是薛河。薛河的两岸有绵延数十里的梨树行，春季到来时，繁花似雪，是滕南最美的去处。

康留由两个自然村组成，中间隔着一个小湖。东边的叫东头，西边的叫西园。

1960年，我家被吊销了非农业户口，下放到康留的二小队，也就是西园。下放的原因现在也很难能说清楚了，那是我家最艰难的时期，在西园人的眼里，就是来了一户争饭吃的灾民。

下放之后，我还在矿上的小学上学，由于道路太远，我上学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农村的田野上。

放暑假时，薛河两岸绿树成荫，金蝉长鸣。我和玉娇扛着一条长竹竿，背着一个帆布包，天天钻梨树行捉知了。临出家门之前，我背着母亲，从家里的泥缸里抓一把麦子放在口袋里，进了树林之后，把麦子放在嘴里使劲地嚼，嚼

碎之后吐出来，再用水洗一洗，就得到了一块粘粘的面筋，然后把它粘在竿头上。

用面筋粘知了，是一种很古老的方法。《庄子，达生》篇说，“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承蜩老人，犹缀之也”。“承蜩”就是用竿子粘知了，我们都是这位老人的传人。

用面筋粘知了，也有缺点，就是撑不多长时间就干了，有时我们就用牛尾。夏天的傍晚，振北大爷从牛屋院里牵着牛去村中的小湖里饮水，我就尾随在后面，趁他不注意时，在牛尾巴上拔几根毛就跑。拔牛毛时，不但要防振北大爷，更要小心牛，河崖头上住的钢蛋，就是在拔毛时不小心被牛踢了，蛋肿成了个红铃铛，好几天喇叭着个腿走路。

拔来的牛毛，对折过来，拧成一个麻花辫，再对穿一下做成套子绑在竿头上。抓知了的时候，就把那个套子放在知了眼前晃。不大会，知了就会耐不住寂寞，自己往套里钻，这时候，只要轻轻往下一拉，知了就傻乎乎的下来了。用这个办法，别的知了不会警觉，可以继续再抓。我们俩一上午能抓百十个，装在书包里吱吱嘎嘎地带回来。抓的知了，我不要，都送给玉娇，让她带回家喂鸡。玉娇家喂了六只母鸡，比生产队的规定多一只。卖鸡蛋是玉娇家一项重要的收入，振北大娘就说她家：芋头干子当细粮，鸡腩眼子开银行。

我们平时抓的知了，学名叫寒蝉。还有一种更小的蝉，当地人叫它“景景”，景景我们不抓，太小了，没意思。处暑之后，天气凉了，寒蝉没有了。树林里飘荡着一种新的声音：“暑啦，暑啦”。“暑啦”比景景稍大点，通体天青色，非常警觉，人还没有靠近，它就长鸣一声飞走了。一般的村民，即使年龄很大，也未必见过它的模样。我和玉娇在暑啦栖息的树下藏着，事先就举好竿子，等到暑啦叫时，就慢慢地靠近它，然后就猛的一下按住。抓暑啦的成功率很低，一下午也就能抓两三个。暑啦也叫青娘子，有毒。是一味很名贵的中药材，收集多了，可以拿到药材公司卖钱。

玉娇和我同岁，很白，长着一双弯弯的笑眼。一个女孩好不好看，关键就看她笑得美不美，我就最喜欢玉娇的笑容，甜人。她也很喜欢和我在一起，小时候我和人种，银行，钢蛋玩“打皇上”，每次我当了皇上，她就会骄傲地站在我旁边，大声说，“我是皇上的媳妇”。当地的土语，媳妇就是妻子。

除了抓知了，就是抓叫乖子，叫乖子就是蝈蝈儿。康留村的北面是古老的废薛河。薛河故道里是几百亩的碧绿的豆子地。暑天时，叫乖子的叫声此伏彼起，象一支巨大的交响乐队在演奏。我的性子急，还没走过去，叫乖子就从豆叶上跳下去逃了。玉娇也不敢抓，她怕被叫乖子咬了手。抓叫乖子我们喊着人种，他的心细，脚步也轻，一小会就能抓四，五只。

抓来的叫乖子，交给秃噜美，他会用秫楷编笼子。我们把装着叫乖子的笼子带回家，喂些辣椒，能听十多天的叫声。

割完了豆子，我们就在豆子地里刨豆虫。豆虫青的不能吃，必须是下了蛰的，肚子里没有青苔屎的才好吃。刨回来的豆虫用筷子翻过来，剁碎了炒辣椒，忒香。那年月一般人家一年到头都买不起肉，吃豆虫可是补充营养的好机会。

玉娇的家在村西头，院子里没有房子，只有两间地庵子。一间住着她爹她晚娘，另一间住着她。她爹孙中美，天生没有头发，外号“秃噜美”。秃噜美解放前在孙中祥家当长工，由于家里穷，三十啦，还没找着媳妇。1948年沧州府闹蝗灾，饥民顺着津浦线往南逃荒。官桥车站前，五斗高粱就可以换一个女人。被卖的女人都装在麻袋里，只露头不露脸，买的人要“隔皮猜瓜”。孙中美支了两个月的工钱到站台上抓了一个。抓的时候看着是一头黑发，打开麻袋一看，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头发是用锅灰染的，不能要，白瞎了五斗粮食。东家可怜他，又支给他五斗高粱，这才摸回了玉娇的娘。玉娇娘在秃噜美家过了七年，第二年生了一个男孩，殇了。第五年上生了玉娇。1955年，玉娇的娘嫌秃噜美穷，偷偷地回了沧州。在康留，玉娇的娘和人种的娘关系最好。人种的娘说，也不完全因为秃噜美穷，那个女人以前结过婚，在沧州还有男人和儿子。女人临走时，本来是想带走玉娇，后来觉着对不起秃噜美，就没带。那一年，玉娇两岁。

我有时间问玉娇，你爹为什么不去找你娘？玉娇说找过，找不着。我问她想娘不？玉娇说，怎么不想？说话的时候，泪珠在眼眶里打转转。

1959年，玉娇六岁的时候，秃噜美又结了婚。娶的是前掌大村的一个一支胳膊的女人。过了一年，女人给玉娇生了个弟弟。但是这个女人心眼不好，经常多嫌玉娇，有时还不给饭吃。秃噜美怕婆子，她打骂玉娇，秃噜美也不敢多说话。

秃噜美的东家孙中祥，是秃噜美没出五服的本家哥，土改时被划成地主，开过斗争会后就上吊死啦。家里只剩下了老婆和一个儿子。玉娇喊他老婆三大娘，我也跟着叫三大娘。

我们不习惯叫三大娘地主家，都是乡邻，那样不好听。三大娘家的大门是康留西园唯一的双扇门，我们就叫她“大门家”。大门家的外面是一片平地，平地上有一棵几百年的老槐树，树下有块一丈多长的青石条。每天早上，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张洪恩和生产小队长膈应爹就在这里讲话，派工。到了晚上，孩子们就在这里“藏毛猴”，藏毛猴就是捉迷藏。藏毛猴的方式是一个人找大家藏，他找着谁，谁就接他班继续找。我们经常玩得很晚，直到家里的大人来喊。

一天晚上，钢蛋，银行，人种都没来，大槐树下就只剩下我和玉娇两个躺在青石板看星星。玉娇说，“我今天去你的学校啦，没看到你。你学校的女孩都穿着一条露半条腿大肥裤子。”我说，那是裙子。玉娇问，“什么是裙子？”我想了想说，就是用一块布围起来做个大喇叭筒子。还有，玉娇又问，“每人脖子上都扎一块红布是什么？”我说，那是红领巾，戴红领巾的叫少先队员。康留没有学校，上小学要去东边的北辛街，有四里多路。玉娇的晚娘不让她上学，留在家里带她弟弟，她就特别想知道学校里的事。

躺了一会，她又问，你家过去在矿上时，天天吃洋面卷子？我说是。那你家为什么还到康留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洋面卷子就是馒头，玉娇从来也没吃过。康留是官桥公社最好的村庄，每人每年能分五斤麦子。玉娇家的麦子要用来换煤油和盐，只有她弟弟过年时能吃到麦子煎饼。

“你见过大米吗，大米什么样？”玉娇又问。我想了想说，白色的，就象“小鱼眼”化肥。玉娇又说，“三大娘说她年轻时跟着三大爷去临城卖粮食，在车站街吃过大米干饭肉浇头。什么是肉浇头？”我说肉浇头就是在蒸熟的大米饭里放上猪肉汤。“你吃过吗？”她又问，我说没吃过。“你家是非农业还没吃过？”她觉得不可思议。

三大娘是全村最会过日子的女人。村里的老人都笑话她：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攒了钱置地，置了地当地主，当了地主扫街。三大娘在土改中吓出了“失心疯”，经常晚上梦

游。人种的爹给寻了个喝猫尿的方子。三大娘的儿跑了一下午，好不容易接了半碗，她嫌脏不喝。她儿知道娘疼东西，不喝就往猫尿里放糖。才放了两汤匙，三大娘就撑不住了：“别糟蹋东西啦，我喝我喝”。

我听别人说，玉娇和人种是娃娃亲，是玉娇的亲娘还在康留时给人种的娘商量定的，但是玉娇和她爹都不承认。秃噜美经常在人前人后说，他闺女长得俊，将来起码也要找个“非农业”。

人种的家住在大门家的隔壁。人种家姓马，在村里是单门独户。他爹马笃镛旧社会上过两年私塾，说话文诹诹的，是村里有名的明白人，人称二先生。二先生懂得很多的办丧事的礼节，例如什么样的亲戚要发什么样的丧帖，什么样的亲戚要行什么样的跪拜礼，什么是“拦九叩”，什么是“齐九叩”。每到村里有了白事儿，马二先生就会戴上被老鼠咬了洞的旧礼帽，穿上皱皱褶褶的府绸大褂，给人家去当“喝礼官”。那是二先生最高光的时刻，别人祭拜的时候，他站在一个木墩上，大声喊：“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谢——。”帮人家发一次丧，二先生能得到六个煎饼的报酬。他很穷，但很自负，他家的篱笆墙子上，年年都贴着：文章西汉两司马 经济南阳一卧龙。横批是：天生我才。除了三间空壳子屋，人种家里最现代的物件就是一个旧暖水瓶。人种弟兄三个，大的叫金山，二的叫银山，三的叫铜山。大的二的都随二先生，长的一双向上翻的小毛毛眼，只有老三皮肤白皙，生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所以大家不

叫他铜山叫“人种”。人种长得很像大队干部张洪恩，他们的嘴都是“地包天”。我有时去人种家喊他出来玩，经常会在人种娘的屋里看到张洪恩。

张洪恩的父亲是烈士，三大娘的炮楼院，一半分给了他。张洪恩解放初期上过扫盲班，勉强认识几个字。村支书刘老嬷嬷看他成分好，就培养他入了党，又当了支部副书记。刘老嬷嬷一般不到西园来，张洪恩就是西园的最高领导。张洪恩很自重，他知道自己的官大，平时就板着脸不理人，社员们见了他都打怵。

收完了秋，是耨芋头的好时候。在滕县话里，芋头就是地瓜。滕县农村的老人们都很注意维护滕县话的纯洁性，如果谁不小心把“洋柿子”说成了“西红柿”，把“地蛋”说成“马铃薯”，他们就会说你“摇骚”，“跬文”，就是说话卖弄，烧包。“耨”也是滕县方言，读作烙。耨的意思就是在已经收获过的地瓜地里，再翻腾一遍。六十年代初，农村普遍生活困难，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耨地瓜是穷人的一项很重要的生计。

深秋的天气渐渐凉了，一早一晚都要穿厚衣服了。我和玉娇每人带一把小镢头，再拎上两吊针瓶子水，在外面一呆就是一天。玉娇耨地瓜很在行，她拿着镢头，往地下一掂就知道有没有。如果听到有嗡嗡声，十有八九地下就会有一块小地瓜。她还会追“飞根”，如果发现飞根越来越粗，后面就会隐藏着一个大地瓜，如果越来越细，就什么也没

有啦。中午的时候，我们也不回家，自己焖地瓜吃。焖地瓜要先造窑。就是在地面上挖一个坑，在坑上用碎坷垃培成一个窑，再找来柴火把坷垃头子烧红，把芋头放进去，然后把窑踩平。一个小时后再回来，就可以吃了，焖的地瓜比家里煮的好吃，喷香，干面！

我父亲在矿上工作，有工资，我们家在康留的生活还算好的，我去耨芋头多半是玩。玉娇不行，耨芋头是她晚娘给她的一项任务。我有时隔着院子就听见那个残废女人在骂玉娇：“十三，四的大闺女啦，干嘛嘛不行，就知道攥饭，还不出去”！这时候，玉娇就会赶紧地背上帆布包，拿上镢头，匆匆跑出来。我很喜欢玉娇，一天不见心里就慌慌的。每天放了学，我都会先到地里找她。有一次，我找到她时，她正在河崖上哭，问了才知道，她没有耨着芋头，不敢回家。

天色已经很晚了，黄黄的月亮已经升到了高大的柿子树上，月光把我们在河道中的影子拉的长长的，象两个古怪的妖魔。玉娇唱起了振北大娘教她的儿歌：

小白菜啊地里黄，两三岁上没了娘，跟着爹爹还好过，就怕爹爹娶后娘。娶了后娘三年整，生个弟弟比我强。弟弟吃饭我吃糠，有心不吃饿得慌，弟弟花钱似流水，我要花钱万不能。河里开花河里落，谁想娘谁知道！端起碗来泪汪汪，放下筷子就想娘。亲娘想我一阵风，我想亲娘在梦中。白天听见杜鹃叫，夜晚看见山水流。

有心跟着山水去，又怕山水不回头！

振北大娘以前在城里的书院街当妓女，艺名“荷花露”，振北大爷那时在妓院看门。五零年妓院解散，荷花露就从良跟了任振北。振北大娘会唱很多的儿歌，不仅会词，还能配上很优美的小调。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是：

“小铜盆，叮叮当，
盖体窝里打洋枪，
二哥二哥你靠里，
别叫洋枪打着你。
你疼我，我疼你，
就是不管老东西。”

“盖体”就是被子，“二哥”就是振北大爷，“老东西”就是荷花露的干娘，妓院的老鸨。这是解放军攻打滕县的夜晚，荷花露即兴创作的。

康留的习惯，男孩到夏天都不穿衣服。因为还要到矿上的学校去上课，我是西园唯一的穿裤衩的男孩。那年月农民发很少一点布票，大多被拿到街上换钱了。银山，银行，人种，膈应都光着腩，又省布票又凉快。钢蛋年龄最大，下边都长小黑毛啦，还光着。他从坑里洗澡回来，会在肚皮上抹点淤泥，边抹边贫嘴：“干干晾晾，不干不干就找任二大娘，二大娘睡着了，抠抠腩眼又活啦”。二大娘听了，就骂：小小的孩儿，大大的肚，嘴上放屁真可恶！

有一个星期天，我不上学，正好陪着玉娇去耨芋头。那时候，芋头已经收了很久了，地也不知道被人翻过多少遍了，无论有什么再好的办法，也耨不出芋头来。我和玉娇去了官庄，又去了北辛，跑了十多里路，一点收获也没有。

回去的路上，玉娇很忧愁，我也觉的很沮丧。快到家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在村北的山楂林旁边，还有一块没刨的芋头地。那是生产小队留的芋头种，准备下窖子的。我打算在那里扒几块，让玉娇带回去。玉娇很害怕，死活不肯。我说，“没事，没有人。”扒之前，我还是警惕地四下看了看。等抬起头时，我看到村北的路上有一个小孩正在往这边看，好像是人种。

玉娇空着手走在前面，我背着装着地瓜的帆布包跟在后面。快到村边时，大队干部张洪恩正站在村北的路上。我们往东边走，他就往东边截，我们往西边走，他就往西边截。我知道坏事了，心里十分害怕。这时候，玉娇从我手里抢过帆布包，背在了她自己身上。张洪恩从她手里夺下装着地瓜的包时，她倒是很平静，她说，“芋头是我偷的”。我知道她是在开脱我。但是张洪恩不吃这一套，他说，“你们俩谁也跑不了，铜山说了，就是这个小野种帮你扒的”。

由于我们家是从矿山下放来的，村里就有人骂我是“野种”，他们所说的野种就是外来户。张洪恩骂我野种，我更

觉得很可笑，四十多了，连个词的含义都弄不明白，铜山才是野种！

张洪恩一手抓住玉娇的辫子，另一只手揪着我的耳朵，把我们拖到了大门家外面的大槐树下，他用白粉笔在地上画了一个圈，让我们俩跪在里面，又用苕绳把地瓜穿起来，挂在我的脖子上。

官打民不羞，我们偷了东西受罚也是应该的。让我们在这里示众，除了人种和钢蛋，也没几个人看。在康留西园，这是很普通的事，隔几天就有一次。

社员在生产队里干活，偷点东西很平常，公家的东西不偷就是折本。那些小媳妇，老娘们，都在腿裆里缝一个贼布袋子。干活时，粮食下来偷粮食，烟叶下来偷烟叶，果子下来偷果子。有时候，张洪恩和小队长膈应爹会突然出现在村口，让下工的社员排着队，挨个翻。他们很公道，就是自己的本家长辈也不放过。只有膈应的娘和人种的娘不会被搜身，她俩是“高级社员”。

谁偷东西被翻到了，张洪恩就会让小偷自己扇自己的脸，然后在他用粉笔画好的圆圈里罚站，直到天黑了，张洪恩擦掉粉笔印才能回家。

张洪恩这种处罚社员的方式，后来在官桥公社被做为经验推广。二十年后，我在滕州市委组织部工作，翻看六十年

代的《滕县通讯》，很巧合看到一篇文章：《官桥公社农民教育掠影——张洪恩画地为牢》。

太阳渐渐地从西边落下，大槐树的影子已经能遮住我俩，我们跪在青石台子前，已经不觉得晒了。玉娇甚至有点高兴，她说，我们俩跪在一起，象不象拜天地？我说就缺一张红盖头。玉娇笑了：“拜了天地，我们就是两口子啦。”

过了一会，玉娇又说，我听俺爹说，你们家快要搬走啦。我说户口已经办好了，下个月分完了秋，矿上就会来接我们。“那你还想我不？”她问。我说想。“你走了还会来找我吗？”我没有回答她，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家要去的地方有多远，我还能不能再来。她叹了一口气：“八成不会来啦”我听了她的话，心里很难受。

天已经黑下去，按照张洪恩的命令，我们可以回家了。可是玉娇不想走，我也不想走。我们在青石台上坐了很久。

一个月后，我们家真的要走了。走前的晚上，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听到东间的父母也没有睡，他们在聊天。爹说，“明天就走了，想想还有什么事吗？”沉默了一会儿，娘说，“孙中美的闺女，长的怪俊的，我看老二也喜欢。”又沉默了一会儿，爹说，“算了吧，将来户口不好办”。

第二天，柴里煤矿派了辆卡车来帮我们搬家，除了几张床和一个樟木箱子，就没有什么别的家具。不到一小时，父

亲和开车的沙叔就装好了车。我们家在康留就像大风刮过的一片树叶，来的时候没有人迎接，去的时候也没有人送行。

卡车离开村子时，我一直瞅着街道的两边，玉娇却一直没有出现，也许是她不知道我们搬家了，也许她根本就不想来。谁知道呢？

五年后，我从柴里矿被招工进了滕县机械厂。机械厂在滕西十八罗汉山下，离康留有三十多华里，闲暇的时候，我还会想起康留，想起玉娇。又过了几年，我去济南上了大学。学徒的时候，我们是师兄弟三人，大师哥姓薛，比我大八岁，是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由于文化太低，学了一年车工就改行干了炊事员。大三的那年寒假，我又回到了厂里。看过师傅之后，师弟小温说，“咱们去大师哥家吃饭吧，他刚刚结了婚”。快到职工宿舍时，师弟又说，师嫂长得很漂亮，外号“盖薛河”。

到了师哥的新房，我就惊呆了，开门的竟然是玉娇。她见了我并不惊讶，她说，你师哥这几天就一直念叨你，估摸着你也该回来过年了。

我愣在门前说不出话来，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说不清是后悔还是忏悔。

过了一会，我问了问中美大爷和村里的情况。玉娇说，现在村里生活好多了，她爹还是那么爱喝酒。又说，人种被洪恩书记送去当了兵，现在已经是军官了。钢蛋，膈应做点小买卖，都在官桥街里卖豆腐。我还想问问她亲娘的事，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估摸着，玉娇还有个亲娘在河北的事儿，薛大哥也未必知道。

蓝色

文/无名

假如

时光倒流

依然会去追逐

天际那一抹

燃烧的蓝色

因为那是浊黄的尘泥

无法企及的梦

太阳的样子

文/无名

突然又想写诗

无奈再也没有了诗的意

剩下的只有

七拼八凑的句子

若有若无的记忆

漫天的繁星

很近，很近

咫尺的你

深空的距离

水滴的瞬息

碎了一地的月影

放下对错

答案的分量很轻

暮夜里点上一支烟

仿佛

留住了太阳的样子

躺平树

文/蓝楹

前两天，在朋友圈刷频，看到昆华摄影协会会长韦钢先生，西澳游归来，发的这张“躺平树”图片，无论视角的独特，还是光线的舍取，都让我为之赞叹。

苍穹之下，蓝天为帐，晚霞飞渡，一株干枯的树根，横亘在褐红色的土地上，最底层的枝叶衰败泛黄，似乎已没了生命的迹象。

四周空旷，广袤的大地上，只有这棵躺平树，突兀地倔强地留在天地之间。

为了适应自然法则，“躺平树”不断变化着生存的方式。冬季，它会蛰伏大地，悄悄地繁衍，保存着生机，抗争着严寒。



随着春天的到来，最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新绿，蓬蓬勃勃，充满着新生命的活力。

我出神地望着“躺平树”，想象不出它的前世今生，究竟走过怎样的坎坷磨砺，才能把自己沉淀淬炼成，这般心甘情愿地不屈与虔诚？

是火山，劫后余生？是海啸巨浪后的宁静？还是地震？掠去了周围植物，生物的所有生命？

唯独它坚韧的根，深深扎进坚硬的土壤，在时光中等待，在黑暗里扎根，在春天里拔节，在阳光下生长，源源不断地吸收着，活下来的所需天地精华之养分。

最终，活出了独特魅力，瞩目的风情。

默默地坚持，将会遇见与众不同的自己。

2023/06/12 写于杭州

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文/蓝楹

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世界比你感知的更精彩，更丰富，我们应该从不同角度来看世界。”

——丹尼尔·塔米特

我刚刚拿到这本书，看着翠绿的底色封面，活泼跳动的象形中文，花草般的英文洒落其间，以为是一本可爱的，看图识字儿童读物。

翻看着由 14 篇文章组成的这本书，我一页一页地往下读，最后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这是一本，探索语言学习之道，开发语言潜能的教科书。

患有自闭症的丹尼尔·塔米特对数字和语言异常敏感，在对语言的学习中，他奇迹般开始接受自己、打开心扉，探索未知，享受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带来的精彩与欢愉。

用他天才的头脑，聪慧的眼睛，灵巧的手指，敏感的舌尖，去唤醒，去触摸，去驾驭，把一个个词语，演绎成小鸟在天空歌唱。

从英国到立陶宛，从墨西哥到冰岛，从法国到非洲，作者会乘着词语的翅膀，带你走进神奇多彩的语言，和你一起遨游世界。

还会让你对语言的学习头脑洞开，跃跃欲试，经历地球村更多的非凡与不同。

每篇文章，都展示着他惊人的灵感与思维，他会用一个简单的词语，唤醒细微的体验。他神奇的天赋，足以让任何一个热爱学习语言的人眼花缭乱。

词语有颜色、形状、气味吗？这样的问题，一般的人很难想象。大多数人，都是把学习词语，当成干巴巴，孤零零的语言，应付，被动的学习，大多也是为了升学考试，或是晋级谋生职业的手段。

丹尼尔却说：“在我的脑海中，每个数字都有形状，以及颜色和质感，有时还有动作，每种形状都有不同的含义”。

他还说：“我独自一人在宁静的卧室里与思想为伴，凝思数字的形状和语法”。“在我看来，语言是视觉性的”。

比如 look——里面的 O 很像眼睛；组成 dog 的三个字母，d 像是面向左侧的头，g 像尾巴，形状很像一只小狗；

还有的单词可以变魔术，比如 moon（月亮）这个单词，只要把字母 m 的第一条或第三条腿遮住，就立刻变成了 noon(中午)，夜晚一下变成白天。

用这种方法，丹尼尔学会了 10 种语言，甚至在一周内初步掌握了公认难学的冰岛语。可见他对词语的热爱与喜欢。

发现学习的乐趣，寻找掌握学习的奥妙。作者还告诉我们，“每一种语言背后，都有一种文化，跟随作者一起周游世界，聆听不同语言背后的奇妙故事，就会解码不同语言的文化意义”。

作者丹尼尔·塔米特出生在英国，曾入选世界“在世的一百位天才”，名列第十五。拥有7天，学会世界最难语言的超级记忆力，轻松掌握10种语言。

被称为，令人惊叹的“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TED 人气演讲者。被称为解开人类大脑信息编码奥秘的“罗塞塔石碑”。

丹尼尔独特的语言学习方法，给我们每个人带来新的启发，语言的学习不是枯燥的记诵，呆板地书写，而是需要打开你的心灵，用全新的角度，调动你的五官，虔诚地去感受、体验、交流。

探讨了语言及语言未被重视的细微差别，这些文章将使任何把词义视为理所当然的人大开眼界。

作者用他不同凡响的旅程经历，探索了语言如何深刻地影响社会和政治各个层面。对语言学习爱好者，这是一本变革性的读物。它也会让你对语言的学习，跃跃欲试，重新燃起兴趣。

读后掩卷深思：一个更加宽容的世界，才能让自闭者在崎岖的人生路上，始终明白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但绝不比别人差，只是看世界的角度不同。

写于 2021/06/12 杭州

小学同学

文/阮霞

同学。有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之分，有人有机会上了大学或党校或硕士等等班就还有这些班的同学。当然，小学中学甚至大学连幼儿园都同学的也有，但那是中奖的机率。

对于那些五十、六十年代出生在城里的人来说，现在的时代真的是幸福的时代，大部分人寿命在古来稀或者接近古来稀。这样至少有两个好条件：有闲，有钱。在微信时代，圈子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总是会有人招揽圈子的，这个不必担心。家族圈、亲人圈、旅行圈、牌友圈、购物圈纷纷创立，最后蔓延到各种名目的圈子，比如，第五届马拉松赛圈，庆祝城建千年圈，尽管当时建圈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圈子依旧还在。不过不管有多少圈，有一个圈一定有的，那就是同学圈。因为不单单是互通信息，而且有不动声色的锦衣白天行的效果。

黄丽玲今年六十多岁，她也一样加了许多微信圈。不过有一个圈子她不加，那就是小学的同学圈。领头发圈的是原副班长邱美美，她对不加小学同学圈有点疑惑，但最终还是回了一句：“尊重你的选择。”但世事总有难料到的时候。黄丽玲的儿子，系统搞了个最美司机评选。本来评

不上就算了，偏偏的儿子评上了，但还需要投票，谁的票数多，谁就第一名。单位搞这个也是想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因为投票不仅是一个民意测验，也是对司机的一个鞭策和监督加鼓励。儿子是黄丽玲的命根子，她又喜又后悔。喜的是儿子长进，悔的是没有加小学的同学圈。一班同学有四十五个，邱美美告诉她时说，加圈的至少有三十人。三十人就有三十票，三十票再求每人再发她的朋友圈，如果一个人有五圈，再圈圈相套，几何级上去，几千票都有，儿子的最美司机就当之无愧了。

可是黄丽玲觉得突然提出要加小学朋友圈，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她才拒绝不久。而且一加圈就是要小学同学圈为自己儿子投票也未免太势利了。可眼睁睁看着儿子差第一名才两百票，又心有不甘。她决定自己拜票。因为自己的圈，手上也有两百多人，但笼统发圈也没有什么效果。开始她觉得有点脸皮厚，后来想一下，发文字彼此也没有照面，接收到的回不回都没有关系的。

黄丽玲开始坐下来写短信了。先从自己帮助过的人写起，比如帮助黎兵介绍过一个女朋友，帮助过璐璐买过家乡的茶，帮助过李萍接过孙子放学。不出所料大家立马给她儿子投票了。接着她看圈子里谁比较慷慨，谁比较好说话，就一一贴短信过去。果然大家都立马投票了。用了两个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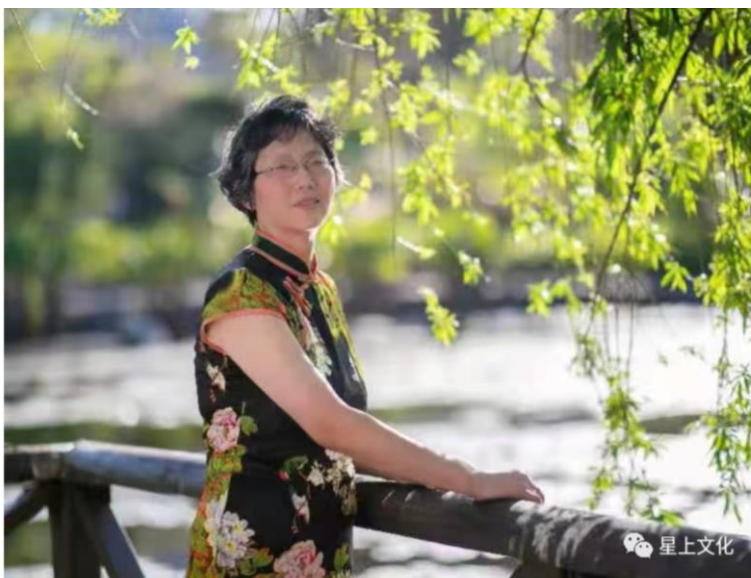
上，丽玲有发短信过去的全部都投票了。接着丽玲看一下自己手上两百多人除去猜到早就拉黑她的不太熟悉的微友外，从老到年轻每个人都为她儿子投票了。她兴冲冲和第一名比一下，发现原来的第一名人家又窜高了，比她儿子高五十名。丽玲这下情不自禁产生出斗志，她一定要追到最前面，让儿子知道这老妈还是有用的。她想了一下人最多的是家族群，他们蔓延开来最少有几万人，但一想自己每年的祭祖都没有去，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么自己的儿子是个公车司机，她想自己到公车站让等车的人给她儿子投票，一定很奏效，但丽玲后一想，觉得儿子会不同意，说不定还会骂她：搞得变神经病了。其实通过这次求投票，她还是得益不少，比如和大家一一交谈，有人还回帖热烈赞扬了她教育孩子有方，还有许多人的祝福。那些原本在微信名单上的名字通过对话都活跃起来了，比节日互送卡片还有亲切感。微信上的请求，真的叫有求必应。

可除小学同学这块，丽玲也觉得自己资源用尽了。差第一名就五十人，实在也不甘。她告诉了闺蜜。那闺蜜说，你叫人投票后应该请求人家帮你发朋友圈。丽玲一听，差点打自己，对呀，怎么就忘记了，自己还在一人一票的请求。但现在再一人一人去说，不仅觉得没有意思，也觉得没有力气。不禁恨起了这叫人投票的“游戏”。后悔早知道

就不搞，顺其自然。但没有想到闺蜜却替她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又为她拉了二十票了。这样丽玲想自己不再努力也对不起闺蜜。她静下心来，想自己为什么就不加小学同学圈呢。

原来就是那一个心结：起源那天，在厦门大学，她们几个同学填了表，要加入红小兵。那年她们大家不过读小学三年级，十岁。十分羡慕当上了红卫兵的中学生，他们一身绿军装，斜挎着

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军用包，袖子上箍着一圈鲜红鲜红的臂章。但她们的年龄太小，不能参加红卫兵，但可以参加红小兵。虽然经过吵闹后，丽玲的母亲给她做了一个绿色书包，并用红线在书包



作者简介：练美嘉，女，一九五六年出生于厦门，祖籍厦门同安，曾任鼓浪屿，九十年代移澳洲昆省布市。曾任澳洲昆州华人作协会长。

现在是澳华诗歌艺术联合会会员。作品大量发表在海内外刊物上，笔名阮霞，翠月，宁姑等。出版过诗歌、散文合集《斑斓岁月》。在澳洲网经常发表作品。在国内外获过奖。九零年获福建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自学考试毕业文凭，在澳洲获幼儿教育文凭，现在经营家庭托儿所。

上给她绣了为人民服务的字样，丽玲还是知道这不是真的毛主席的卫兵。因为这不仅是羡慕的问题，主要是班上的

同学基本分了两派，一派是高干子弟，她们都是军队干部的孩子。另一派基本是教师的孩子，用现在的语言就是军干部的孩子霸凌。丽玲向她母亲诉说过，她母亲说：“让她们读十六条。”就是今天丽玲也不能详细知道什么是十六条，但有次偶然在微信里的什么某某大而有名的红卫兵的下场里读到一点，知道是文革开始时的一个指导运动的政策。不过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是小学，教育还没有深入人心，孩子还在不懂装懂的年龄，她们只有被指导后而激起的邪恶的本能。当丽玲知道可以到厦大参加红小兵的时候，激动万分，因为在这样她就会加入他们的阵营而不被霸凌。她约了邻居的小朋友还有一个同学。他是学校唯一的工人出身的子弟，因为他的爸爸是学校的工友。好不容易走到了离家好公里的校园里，表格都填好了，突然，一个男同学冲了过来，大声地叫道：“她是黑帮！她是黑帮！”丽玲一听，本想辩解，我爸爸是老师，如果他是黑帮，我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个收表格的大学生，正想问怎么回事，那男同学跑远了，在大学礼堂外，声嘶力竭地喊：她是黑帮！她是黑帮。丽玲一听就往外奔，确实是，确实是，她身为教师的父亲正是黑帮。

丽玲顾不上同伴，几公里的路，一路狂奔回家。这个男同学在文革还没有发生时经常随他哥哥来家里，父亲为哥哥补课，他们就一起玩。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文革过去后，有次丽玲戴着眼镜正在工地拉板车。远远传来一声：“眼镜蛇！”丽玲不需要抬头就知道那声出自那位骂她黑帮的小学男同学。关于他的事，她知道太多了。比如他心甘情愿去一个因为干旱很穷的乡下，由于他还斗志昂扬，到处去给人划分地主、富农、贫民后代，要人家团结起来，斗地主。其实到那个时期，所有的东西都属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小队了。他的提议只让人家笑话。有一次他在乡下病倒了，几天高烧，没有任何人去看他。稍微有点吃的房东大嫂后来说，看屋里没有动静想他大概回城里了。更好笑的是有一次，他还没有下乡之前，他到一个庙宇附近爬山，突然听到庙宇的钟声响一下，停一下，他悄悄走近，没有人，他觉得一定有特务藏在里面，因为那时庙里已经停止一切活动了。又瘦又小的他狂奔下山，到公安局报案。据传，他对人家说，跑到公安局后，心脏差点从嘴里跳出来了。现在文革过去了，据说他已经以病退之身回城，到了陶瓷厂上班。

丽玲听到他的声音，当成没听见，其实她在心里骂他狐狸。狐假虎威嘛。

丽玲后来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市委工作。没有了她那男同学的消息。

现在不想加入同学圈，就是不想和他照面。丽玲明白那是时代造成的，也不怪罪他。但他会这样想吗？

角逐总会让人失去一点理智，丽玲改变了，觉得她应该加群。突然想到，也许他没有加入同学圈，以前觉得他的性格一定是入群的判断也许错。丽玲打通了副班长邱美美的电话，绕着圈子问，谁和谁在朋友圈吗？圈里都是谁。邱美美终于觉察她有话说，但她也是聪明人，就不动声色说了，有几个同学没有加入，有人老公病逝了，有人他一建锋病逝了。丽玲叫道：“怎么是他！”美美说，当然是他，下岗，一点遣散费去种柚子，开始收成不错，后来不懂施肥，果子都结不成样，破产了，还欠贷款。一急之下，发病过世了。丽玲一听，惋惜之余后放心了，加入了同学圈。

果然群里大家给丽玲儿子投票了。她儿子领先了。领先后的丽玲为礼尚往来，常常在圈里讲话，只为活跃气氛。有天说起小学同学的事，免不了冲动说起建锋骂她黑帮的事。突然群里有人发一条信息。说的是：建锋那时是喜欢你的。丽玲顿时回忆起他们青梅竹马：一同读一本书，手牵手在后院摘花，喂猫，他帮她打井水，一点都没有错的，可后来怎么变成这样了。爱生恨吧。丽玲注意看了一

下是谁发贴，一看吓一跳，建锋呀！他没有死？我怎么能乱讲话？莫非美美讲错了。她后悔莫及。赶快问美美。

“你也是贵人多忘事，你那个建锋和我是有来往的，那天我们几位还一起喝茶，墙上电视正播放本地新闻，他眼尖，一眼就看到你站在市委书记旁边。他感慨万千，几乎泪下。说，还是知识分子后代得天独厚。他的葬礼我有参加，虽然过去好几年了，但错不了。”

“那怎么群里建锋讲话呢？”

“你也是都在关注张建锋，不记得我们班里有两个建锋吗，这个是王建锋，他爸爸当时是团长，后来是革委会委员，他一下就参军去了，日子好过极了。不像张建锋的爸爸不过是个班长什么的。老早就复员了。做个什么瘦工。（瘦为她们当地方言意为很差）”

“那我真的是记不得，心里老存着这个张建锋。”一段心结随着时间和人物的离去飘逝了，丽玲叹了口气，要没有文革，就好！她心里说。

我总在拾荒

文/陈谦

生命可贵

刹那与瞬间频频发生

你总问

为何不给一盏茶机会

那夜

多少人看不清车窗外暴雨泛滥的路况

混乱视听的乐音远近明灭

杯盏

璀璨

梦呓的玄关

现代智能拼凑的语言

雨停时

无人看见我就站在荒草旁

向天微笑

目光中有燃烧星火的贪婪

绿叶 红叶 黄叶

整片秋的浪

整片黄昏的汪洋

都属于我
属于我披荆斩棘的理想

一顶破草帽
一身不屑补丁的衣裳
任风穿过所有窟窿
任凭千疮百孔
每一个孔
你是否都能听见
几缕被吹得错断慌张的
辉煌

在熟悉的陌生地漂流——阿德莱德

文/花田君

悄悄的，又来到这座熟悉的城市。世界上除了北京和布里斯班，也许造访过最多次的城市，也莫过于这个地方了。不是因为这里繁花似锦，也并非由于此地物欲横流，而是多了一份友情，便势必恒久远，将这片熟悉的地方镌刻在心底。是啊，十五年了，人生又有多少个十五年呢？

还是这个熟悉的地方，却又让我感觉如此陌生。曾经都是孑然一身，无论是咖啡的飘香，还是过往的人流，都不会在心里敲击什么涟漪；而这一次却使不同，同样的街道、同样的天空，同样是街角咖啡的飘香，也同样是熙熙攘攘奔走的人流，却让我的心感觉甜甜的。身边多了维纳斯的牵绊，再是枯萎的树枝都会满园春色，再是荒芜的沙漠都会春暖花开。在这里，寻一个干净的几天，纵然大梦不醒，也都是幸福满满。我们要的不止是从繁重的两点一线的生活中得到片刻跳脱，而需要一种毫无顾忌的短暂的陪伴。选择与未来长相厮守，就要对当下恪守诺言。同将来的自己的和解，那么仔细与当下的时间把酒言欢。人生苦短，却与你我天涯相伴。

在这个城市，不同的季节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来了这么多次，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和我息息相关，但是在耳熟能详之后，又会有完全不同的发现。阳光还是同之前那样有气无力，只不过身边却多了更多的欢声笑语；晚风还是同之前那般凛冽彻骨，只不过手边却多了一生的温暖如春。何必追求“而无车马喧”的“结庐在人境”呢？只要内心平安喜乐，无论是闹市还是深山，都会春意满满，我们需要的更多是抚慰与欣喜罢了。

都说这里很冷，晚上需要穿上外套，我其实并不觉得，我反而觉得温度，总是那样恰到好处，最高气温不过 20 度出头，真是吹面不寒杨柳风，而到晚上，不过也就是 13 度的光景，我穿着短袖，依然不感觉甚是怡然自得？在布里斯班住久了，越来越不能同阳光当朋友了，而到了这里，阳光是那样温婉，那样的柔情似水，那样的浓情蜜意。终于不用害怕阳光了，因为在雨水频仍之时，阳光也是稀缺之物，好不容叫醒了沉睡的万物，阳光就如同唱着歌声，直入灵魂，令你通体舒泰；而风儿都不似那样充满怒气，被这冬季驯化的服服帖帖，只是轻轻环绕在你的耳畔，和你说着春日的喁语。啊，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季节啊。总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地区生活，应该是不利于养生的，此

处冬夏泾渭分明，反而比布里斯班更为宜居城市，也是不无道理的。布里斯班的春天，就如同母亲，总是要唠唠叨叨，什么暖宝宝热水袋棉衣手套统统套在你的身上，让你忘却了这是春天；而美加北京的春天，大家都像被遗弃的孩子，任由严寒恣意妄为的倒春寒，只有躲避起来，望春兴叹；惟有这座城市的春天，真的如同情人般的呵护，总是妙不可言，充满着一种人性的享受。也许，这也许就是挚友，走遍了千山万水，依然对此痴心不改的原有吧。

大家都说这里死气沉沉，其实不然，关键是用什么心情来游览这个地方。虽然并没有太多的景点值得反复玩味，但每一次同不同的人，不同的季节造访相同的地方，其实每一次都能记录不同的体验。其实我是没有系统性吃过越南菜的，在布村，也只不过多多以河粉代替，而 inala 的越南村，似乎除了大车小包的买新鲜蔬菜之外，正宗的越南菜也很难成为行动的首选目标；反而两次正襟危坐，仔细品鉴越南菜都是来自相同的餐厅。大概七八年前，好友们叨陪鲤对，看着对面的浓情蜜意，味道如同春卷随配的酱料，虽然甜蜜，但是也能吃出花生吱吱喳喳的口感；而这一次身体力行，味道变如同甘蔗虾球一般，从入口的一刹那，舌尖就迸射出甜蜜的气息，一口让人攥住，继而魂牵梦萦，必须要仔细品味，满满把玩。这种带着爱意的美食，

必须要细嚼慢咽的，一口吃虾都是对此时此刻的深切亵渎。“鲈肥菰脆调羹美，莼熟油新作饼香”，如此令人不能忘却的馨香，曾是夫子心中叹，如今玫香沁田郎。

其实在这个熟悉的地方，港口和海岸永远是主题。在澳洲，最不缺的景观就是海岸，而对于一个对自然风光毫无留恋的人文学者来说，哪里的风景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对于这片熟悉的地盘，风光不与四时同。明明是一样的海风，一样的马车，一样的礁石，却配上异样的心情，异样的同伴，那么随之带来的自然是异样的心情。彻骨的海风，吹熟了指南针山后的葡萄园，那酸涩的葡萄汁都如同耶稣的宝血，即便是入口难耐，也是沁人心脾，同样也将我的灵魂吹皱一池春水，荡漾着幸福的涟漪，如同那艘孤零零的航船，随着风儿的羁绊慢慢摇曳。假以时日，等海风平静，风和日丽，那艘船儿也会见证着曾经的风吹浪打，安宁与岁月静好，不就是我们追寻的最崇高，也是最平凡的理想吗？

曾经这里有企鹅馆，还有骑骆驼的小贩，如今都没有了，割断了我对这里最为鲜活的记忆，不过没差，每一次的记忆都是叠加累计的，希望将来的记忆不再有海风的刺骨，而是执手的温存。

我是喜欢轧马路的人，一个人将心情放空，走在繁华的街道上面，看着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总是奇迹般的开心。Rundle Mall 是唯一一条步行街，似乎这辈子也走过了不下三十遍吧。春季的 Rundle Mall，也许是有了温柔的风，或者人们更要捧着一杯咖啡来取暖，满街上都飘着沁人心脾的咖啡的香味，闭上眼去，就好像沐浴在咖啡的天堂之中。其实本地有名的咖啡馆都不在这里，Rundle Mall 只是集中了俗不可耐的许多澳洲连锁咖啡店，还是若干街头摊位，味道都是千篇一律，说不上惊艳，但是当千千万万咖啡豆的芳香交汇在空气之中，碰撞出的火花，总会刺激你的味蕾，让你垂涎欲滴，也忍不住要买上一杯咖啡应景。说实话，我并非咖啡达人，每一次也只是摩卡了事，但是捧着咖啡在人流中穿行，眼看着两旁五颜六色的店铺溶化在从手上的咖啡袅娜的升起的烟雾之中，灵魂和脚步，不由得都放慢了。咖啡可是提神，同样的，咖啡也可以忘神，一切视心情而定。即便有些累了，也可以扶着 Rundle Mall 随处可见的雕塑休憩片刻，看那憨态可掬的小猪，栩栩如生的小狗，真的会令人忍俊不禁，而正在兴建中的圣诞装饰，提醒着我，未来的美好和欢乐，总是触手可得。我们不应该对眼前的幸福过目而忘，而是时时刻刻充满感恩的心。此处是澳洲的艺术之都，这样充满童趣的雕塑可谓俯

拾皆是，在这个舒缓的春季，好像更容易让我不禁莞尔，浮想联翩。

我本来是不喜欢雕塑的，哪怕是古典艺术，我对雕塑也并不感冒，除了在卢浮宫或佛罗伦萨，对着教科书上耳熟能详的作品表示尊敬之外，其他雕塑作品都是一看而过。没想到在这个熟悉的地方，竟然和达利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颇有艺术气息的酒庄老板，将达利的作品展出，还是这个城市的地标建筑，无一例外都沾染了大师的气息。我本来也是无心的，但是看到艾伦如此的聚精会神，如此陌生的领域似乎都熟悉起来，我也分不清，这座城市还是那样的熟悉，以至于都和之前的自己陌生。艺术贯穿人生，那么艺术也贴近生活，改变生活，目之所及，皆是平和。

而汉朵夫的香肠肘子宴，以及格林耐尔的栈桥观瞻，熟悉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但是每一次的造访，其实又是同之前的自己和解，每一次都能看到浪漫的海鸥乘风破浪，或者甜润的鲜花在小镇绽放，而这一次的主角，终于换成了自己，海鸥应该也是嫉妒我蹀躞的身影，而鲜花也是因我的漫步而绚烂吧。或者我终于变成了那成双入对的海鸥，我的生命终于如小镇的鲜花般花团锦簇。从前，我也是一个幸福的人，而从此，幸福的边际无线扩展，不再只是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而更是怒放的生命，惊艳的姹紫嫣红。
我和这座城市已经息息相关，它之所以陌生，是因为引领着我，走入幸福的陌生城堡。

生命，你为何如此眷顾于我。感恩生命，如同我感恩这座熟悉的城市，在如此熟悉的陌生地漂流，放逐着我恣意飞扬的歌声。

——2023年11月6日晨于澳洲忘言草舍

送别

文/金辉

每次来到这个地方都会有感慨，那是机场送行能达到的最后一步。面前，是一道铁丝网。探出脖子，可以看到楼下通过安检的旅客。也许是朋友，也许是亲人，也许去了还会回来，也许真的不再后会有期。

曾有幸完全以局外人的身份坐在铁丝网边喝咖啡，看着年轻的妈妈带着小女儿向楼下招手，说姥姥再见，一路平安。然后手臂用力往外挥动，示意亲人快点去登机口，不必再回头。小孩踩在栏杆上，望着姥姥慢慢走远。过了好久，小孩的妈妈才开始抹眼泪，我知道，那个人影已经彻底消失，送行的，不必再挤出心静如水的笑容了。



也有蹦蹦跳跳，透过铁丝网送飞吻的，那是对情侣，两个女的。送行的很胖，但飞吻起来还算轻盈，我数了下，一共飞了一打吻，加上楼下的，应该共有两打。耗时不到一

分钟，胖妞就疾跑着离开了。我琢磨着她不富裕，不想花太多的停车费。

最让我难受的，是一个中东妇女，蒙着头巾，牵着两个四五岁的儿子，向楼下一直嘱咐着，说着说着，竟然带了哭腔。我忍不住往楼下看了一眼，那是个年龄看起来年轻得多的男人，我居然不能判断他们是母子还是伴侣。他不住地点头，咕哝着。我猜，他是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她就这样旁若无人地，大声说着。男的没有转身的意思，女的越说越悲伤，从一开始带着哭腔，到后来抽泣一下，停一下，说一句。阿拉伯语让我越听越担心，是不是他的签证到期，这是一次最后的告别；是不是他要去一个战火纷飞的地方？我心里默默地想，你快走吧，你再不走，她会崩溃的。

我喝着咖啡，看着一幕幕最真实的舞台剧，有点后悔没有随身带着我的单反。

我怕送别，越是怕，越是容易看到。记忆中第一次看人送别是我幼儿园的时候。那次，家里坐船去宁波或是哪里旅游，记不清了。我们倚着船舷看岸上送行的人挥手。没有人送我们，我只是无聊地看着岸上，希望船快一点开。妈

妈说着她小时候送人的故事，她是个天性悲观的人，也打算用悲伤的故事影响我。

在我听得入戏的时候，大船突然呜~~地鸣笛，震耳欲聋。一下子，我的尿就吓出来了，然后大哭。岸上居然也有人开始哭，和船笛一样沉，有船笛的掩盖，可以哭得很大声。船竟不肯爽快地加速，只是慢条斯理地扭转船头，时不时还哀嚎一下。我就穿着湿裤子，和码头上的人一起，各哭各的。这件事一定是在我心里落下了阴影，以至于在看《海角七号》的时候，每一次鸣笛都让我哽咽。

与机场码头相比，月台送别是最牵肠挂肚的。机场有安检有电网，你不能越过去，所以不会隔着飞机窗户说再见。码头也是，你只能看着高高的甲板，不可能跳下水去追着游几米。唯独火车，送行的可以隔着窗户挥手，在没有空调车的年代，还可以在半开的窗口握手，推让礼物，吻别。哪怕是火车启动了，还能跟着跑，一直跑到喘得哭不了了，或者哭得跑不了了。我见过跑得最远的，把整个月台跑完被警察拦下，径直蹲下，捂着脸哭。

在成都念大学，往返沪蓉，坐了很多很多次火车，每次都是四十多小时，看了很多很多次别人的送别。直到一九九七年夏，自己成了那个被送别的人。

月台上的同学，乌拉乌拉地哭，车厢里也是。同龄人，不知嘱咐什么，索性就纯哭。在没有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的时代，送别可能意味着永远的失联。李熙琳不停擦眼泪，谈了三年恋爱，现在一下子前途未卜。而我，想得更多的是相处那么多年的同学，这下要分开了，我的大学就此结束。实在不忍心离开耗费了我四年青春的安乐窝。哭会传染，四周都是哭的年轻人。李熙琳说，记得写信。嗯，嗯，嗯，我答应。终于，车动了，哭声突然大了起来，女生们更是勇敢地追着车跑。我低着头，眼泪不停地流。突然对面的女生，班里的学霸，一声大喊：好了！别哭了！你难道要一直哭下去啊！我们这个区域瞬时安静下来。后来听说她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关于她的一个字。真的不愿意送别。

送别，是因为实在没法再同行。送别的最后一步，便是被送者新旅程的第一步。彼此又要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空间新陈代谢。

如果我们相爱，如果我们彼此欣赏，如果我们愿意傻傻地相拥取暖，那么，请在经历了一次次无奈的送别之后，在生命的终点与我相遇。

那里，我们不说再见

少年

文/二雷子

如果再多注视一秒
我便知道自己会落入你的网罗

我把所有心门都关了
去忘了那些关于树叶婆娑的日子
忘了大风骤起
忘了与你四目相对
忘了我们扭过头任着青春的性子
放荡不羁
忘了一次又一次的摇摆与错过

我们谁也不说
我们谁也说不出来什么
挽留 或 离开
日子继续 答案里没有选择

其实，除了你
少年

谁予我 我都不要

但今天
我要再把你忘记
我要去爱别人
要挽着新爱人的胳膊
浪迹天涯
我赌 定是孤独和残阳吧
又一卷书画

那个盗走了我一生至纯至真的少年
他曾穿过我的身体
从那里
去向了一个世界

诗文小记：



关不关门，门都在那里。我以为的拒绝，那些让我看着越来越正常的选择，或人生正解的方式，好似都是时间流逝的产物，经过各种形式的演

变，最终叫做孤独。多看一眼或忍不住看那一眼，答案都一样，但放荡不羁是态度，浪迹天涯是选择。我总觉得痛的意义在于感知到痛的存在，好比活着，感知到无助，痛苦和悲哀……死是最幸福的孤独吧！生是美，死也是美的。闲来无事，把自己绕进去，绕进一阵迷糊的孤独里，胡言乱语的才是真正的二雷子。

歌词翻译二首

马山

《本事》

作词：卢冀野

作曲：黄自

《In The Beginning》

Lyrics: LU Jiye

Music: HUANG Zi

Translation & Arrangement: Shan Ma

记得当时年纪小，	Back then we were young and small,
我爱谈天你爱笑。	You loved to smile, and I liked to talk.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	Side-by-side we once sat under a peach tree,
风在林梢鸟在叫。	Birds were singing, wind in treetops.
我们不知怎样困觉了，	Somehow we fell asleep for a while,
梦里花儿落多少。	In the dream many flowers fell.



(配图作者：ChatOn AI)

翻译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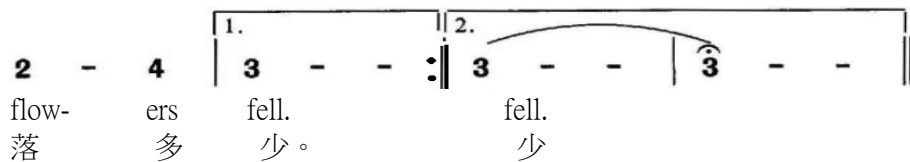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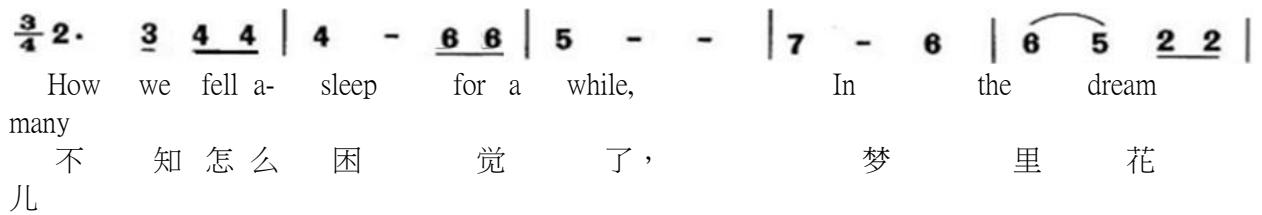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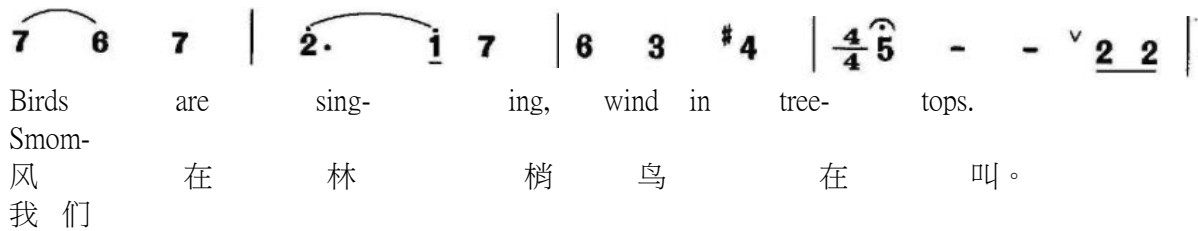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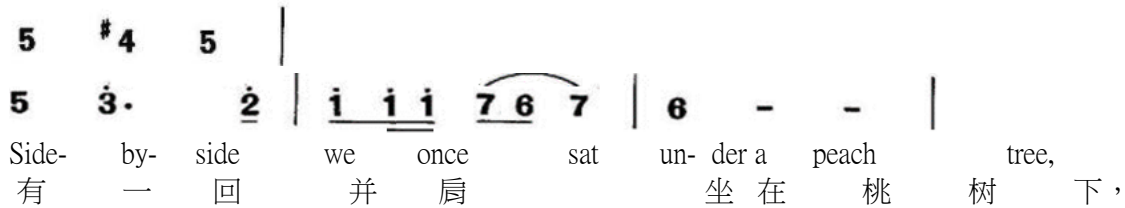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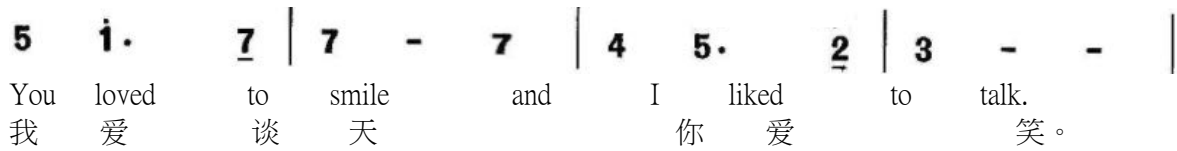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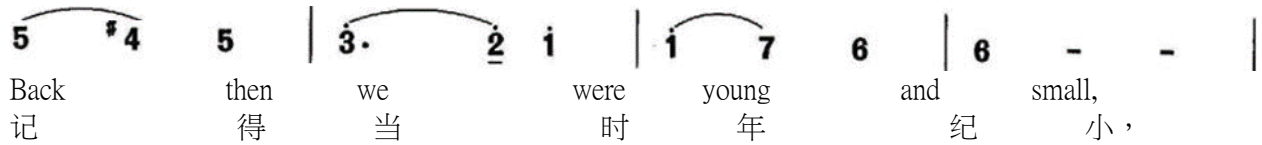
- 《本事》是卢冀野（1905-1951）所著新体诗集《春雨》中的一首小诗，黄自（1904-1938）于1934年为编写中国第一本音乐教材《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选用了它并为之谱曲。至今台湾的高级中学教材中仍选有此歌。因为广为传唱，此歌成为经典之作。大陆词作家阎肃，台湾作家琼瑶、三毛等人，在有关文章及书中都曾提及这支歌，可见其影响之广。
- “本”的意思是“原来的”、“本来”，“本事”就是指“原来的事情”。
- 友人金辉先生提议歌名取为《Under The Peach Tree》，可以作为备选。
- 参考文献：<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C%E4%BA%8B/6227905>
- 黄自的《本事》和本事：
<https://tv.cctv.com/2023/11/12/VIDENB16ASbY7TicN5fUVEc6231112.shtml>
- 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的此曲：
<https://tv.cctv.com/2023/11/12/VIDENB16ASbY7TicN5fUVEc6231112.shtml>
- 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此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4LRLgL-1ps>
- 女生独唱（杨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Crxnj8sBiU>

（乐曲编配见下页）

《In The Beginning》
《本事》

Lyrics: LU Jiye; Music: HUANG Zi; Translation & Arrangement: Shan Ma
作词：卢冀野；作曲：黄自；译配：马山

1 = B, 3/4 4/4



《Going home》

Music: Antonin Dvorak

Lyrics: William Arms Fisher

*In honour and loving memory of all those
who have gone home before us*

Going home, going home

I am going home

Quiet like, some still day

I am going home

It's not far, just close by

Through an open door

Work all done, care laid by

Never fear no more

Mother's there expecting me

Father's waiting, too

Lots of faces gathered there

All the friends I knew

Ah, ah, ah

I'm just going home

Ah, ah, ah

No more fear, nor more pain

No more stumbling by the way

No more longing for the day

Going to run no more

Morning star lights the way

Restless dream all gone

Shadows gone, break of day

Real life has begun

There's no break, there's no end

《回故乡》

作曲：安东尼·德沃夏克

填词：威廉·费歇尔

译文：马山

回故乡，回故乡，

我正回故乡。

静悄悄，无声响，

我正回故乡。

路不远，在近旁，

大门开宽敞。

俗事了，心事放，

永不再恐慌。

妈妈在等着我，

爸也在盼望。

众乡亲聚一堂，

朋友都在场。

啊，啊，啊，

我正回故乡。

啊，啊，啊，

再无惧，再无疼，

再无障碍阻行程。

再无渴望难消停，

再不急匆匆。

晨星亮，照前程，

梦魇全无踪。

暗夜遁，天启明，

新生已起程。

无间断，无曲终，

Just living on
Wide awake, with a smile,
Goin' on and on
Going home, going home
I am going home
Shadows gone, break of day
Real life has begun
Ah, ah, ah ---
I' m just going home

生命到永恒。
神智清，笑盈盈，
一程又一程。
回故乡，回故乡，
我正回故乡。
暗夜遁，天启明，
新生已起程。
啊，啊，啊，
我正回故乡。



(电脑配图：GPT-)

初稿：Feb 2024, BNE

翻译笔记

- 天使之翼童声合唱团的演唱：<https://youtu.be/-BunbeRED5Y>
- Paul Robeson 的演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9smSP1dq-A>
- 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Antonin Dvorak，1841 — 1904）的著名交响曲《自新大陆》于 1893 年在美国完成；1922 年他的学生费歇尔（William Arms Fisher，1861 — 1948）利用该交响乐的第二乐章“广版”的旋律填词，是为歌曲《Goin' Home》。
- 词作者费歇尔本人对此歌的说明：“广版那摄人心魄的独奏，倾述着德沃夏克思乡的心绪，并带有几分大草原那遥远天际线的孤独，印第安原住民往昔岁月的朦胧记忆，以及黑人哼唱的灵歌中所蕴含的悲情。更深层的，则是对人类所共有的那种灵魂的乡愁的动人心弦的展示。歌词开篇对应于英国管的主题，自然而然地令人想到“回故乡，回故乡”的词句，其后紧

随旋律的歌词自然也应遵循黑人灵歌的形式，使之与本交响曲的渊源保持一致。” (William Arms Fisher, Boston, July 21, 1922.)

<https://www.americanmusicpreservation.com/GoinHome.htm>)

- 该歌曲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可能经由日本）流传至中国，由音乐人李抱忱 (1907 — 1979)、郑萍因 (郑骞, 1906 — 1991) 将歌词改写为中文歌曲《念故乡》（另有说为李叔同所作，可能为误传），至今仍为海内外华人合唱团的经典演唱曲目。但改写后的《念故乡》为世俗思乡曲（第二段原为抗日主题，后人演唱时一般略去，见

<https://faydao.com/weblog/1630.html>)，与费歇尔原作《Goin' Home》的宗教灵歌的意境有很大不同。本篇为费歇尔歌词的译文。

- 目前在网尚偶而可以看到《Goin' Home》英文歌词的中文翻译，但往往未见译者署名，且多为歌词大意（不具可唱性），歌名多为《念故乡》或《回故乡》。大提琴家马友友在他最近的《丝绸之路》套曲中将这首歌的前半部分译为可唱中文，其中“goin' home”译为“回家啰”。

(https://m.youtube.com/watch?v=uymTSOYYC0&si=JwKiEirtfx_8IUM2)

- 关于“home”：根据歌词的意境，这里的 home 是指人们在今生尘世的生命结束之后去往未来永生世界的天国的“家”，而不是通常所指的人们尘世生活的家。这首歌是从即将结束此生生命者的角度描述在去往天国新世界的过程中对未来新生的憧憬。这也体现在本译文所依据的英文版本，由 Libera Boy's Choir 所演唱的《Goin' Home》的片首献词，“以爱的记忆致敬所有先我们而去的故人” (In honour and loving memory of all those who have gone home before us)。(<https://youtu.be/-BunbeRED5Y>)
- 关于“回故乡”：“天国”，就每一个体的生命体验而言，似乎应该是“赴”而不是“回”；但就人类整体而言，根据伊甸园的圣经故事，“回”才更为贴切，“home”译为“故乡”也顺理成章。同时“回故乡”与民众所熟知的此歌的歌名一致，又暗合中文里用“回老家”指代生命结束的用法。

(乐谱编配见下页；曲谱参照天使之翼童声合唱团的演唱。)

《南歌集》序言

文/洪丕柱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昆華）的三十年紀念文集，經過一年多的收集和審校稿件、編排、校對和部分翻譯成英語，即將付印出版。

這本文集收集了當前昆華會員們的小說、散文、遊記和雜文五十多篇，現代和古體詩詞六十多首。雖然會員們的寫作水平參差不齊，生活經歷各異，但這些文章和詩歌代表著他們努力的結晶，讓各位作家可有機會彼此交流學習，共同提高，也可以同澳洲其他州的華文作家們交流。

我想先就此機會回顧一下昆華的歷史。昆華是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的分會大洋洲華文作家協會和澳洲華文作家協會的成員，且是上述兩個華文作家協會中最早創會的分會之一。

昆華創立於 1993 年 2 月 28 日，由蔣中元先生發起創會，創會會員二十來人，包括本人，成為澳華最初的三個分會之一，至今日已有 28 年。經選舉，蔣先生擔任昆華首屆會長，本人為秘書。此後每年 2 至 3 月昆華舉行週年的會慶的活動，包括講座等，自蔣會長以後的歷任本會會長的有洪丕柱、呂武吉博士、李曉蒂、阮霞、王欣、韋剛、鍾宏和傅曉燕。蔣先生並為昆華的宗旨定為“以文會友”，並制定了協會的三非政策：非營利性、非政治性、非宗教

性。由於昆華的歷屆會長堅持以文會友的宗旨和三非政策，昆華成了澳華中最團結最穩定的分會。

蔣先生並將會員擴展為包括昆州的知名華人畫家、音樂家等，昆華會員中曾有著名的畫家和作家黃苗子郁風夫婦、著名畫家周綠雲、香港大學傳媒學院主任朱立教授、昆士蘭大學邱垂亮教授等，使昆華活動更豐富多彩。

昆華成立後，當時的副會長，詩人趙培鈞律師出版的《發展》月刊曾作為昆華的會刊。不久後蔣先生個人出資買下該刊，將其改名為《澳華月刊》，作為昆華會刊，由蔣先生任總編、我任執行編輯、我的已故前妻張迪珊任打字、編排、美工和廣告，發表會員和投稿者文章。從1993年初至1997年下半年，《澳華月刊》在沒有任何經濟資助，僅有少量廣告收入，而編輯人員全部業餘免費參與編輯、校訂工作，會員們在每期出版前在蔣先生家義務地為打印出來的《月刊》的初稿作校對，堅持定期出版了近五年，並且給每位投稿者發每千字10澳元的稿酬。在1990年代這個稿酬不能算小。足見《澳華月刊》是個尊重作家勞動的刊物。而若干年來，昆州沒有任何華文報刊給作者哪怕發些菲薄的稿酬，儘管他們的廣告鋪天蓋地。

昆華成立後活動眾多，包括請著名作家、教授、藝術家等做講座，其中有來自大陸的著名作家王蒙、來自悉尼的著名武俠小說作家梁羽生、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著名學者陳

耀南教授、“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梁燕城教授、來自上海的洪丕謨教授，還有記述了數千右派分子慘遭餓死的《告別夾邊溝》和《夾邊溝紀實》兩書的著名作家楊顯惠等。

本會會員的講座和活動也很豐富多彩，如黃苗子和郁風談關於散文寫作的經驗。有些講座在昆大的階梯教室舉行，吸引眾多聽眾，如朱立教授《談香港的新聞自由》、本人關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靈山》的講座、陳耀南教授談《中國語言的奇異和歧義》、梁羽生談武俠小說寫作的講座等，均吸引了數百名愛好文學的華人聽眾。也有些活動在邦德大學舉行，如呂武吉教授談東西文化比較的講座，梁燕城教授同呂武吉教授作基督教同儒家的對話，由昆士蘭理工大學林培標教授主持的《鄧後中國發展》討論會等，還有在中天寺舉行的有星雲大師參加的基督教和佛教的對話等。

昆華會員們也各顯神通作了各種題材的講座或討論會，如趙培鈞介紹現代台灣詩人的講座、王欣介紹俄國文學的講座、王逸華有關現代台灣文學的講座、李曉蒂有關融入主流社會的講座。

昆華作家們參與了由粟明鮮博士和蔣中元先生主編的《多元文化的耕耘者》一書的編寫。該書後來由李曉蒂迪前會長申請到昆州政府的資助翻譯成英文版《南十字星空下》出版，以便更多主流社會人士了解華人對昆州的貢獻。李

前會長並用此資助編寫出版了本會作家的第一本作品集。2013年，當時的會長韋剛設計並註冊了昆華的網站 www.qcwriters.com，此后两任会长钟宏和傅晓燕都积极动员昆華作家們將自己的作品貼到網站上，丰富了网站内容，增加了网站的可读性和浏览量。目前網站的首頁由郝曉東，韦钢和傅晓燕负责編輯和更新。

近年來昆華作協在傅晓燕会长的帶領下，吸收了很多富有才華的新會員，活動變得更加多樣化和經常化：包括洪丕柱、李曉蒂等關於外國文學，包括哈代、卡夫卡和美國文學的講座；書法家黃名家先生的書法講座及表演；粟明鮮博士有關華人移民澳洲史的講座；濮貴新先生、江哲彥，丁明志古體詩詞及其韻律的講座；韋剛有關攝影技術的講座，傅曉燕有關中國古典文學史和现代诗的发展与审美講座等。

作協還於2017年底在會長和會員們的努力下組織舉辦了慶祝協會成立25週年的大型活動，邀請華社文藝界和知名人士參加，並有音樂，書法等表演，由傅曉燕會長為8位昆華作協優秀會員頒發了獎品。

近年來，昆華還發行了由現任會長傅曉燕任總編，陳謙任採稿編輯、畫家黃始健和工程師郝晓东任文案編輯的、發至澳洲各地數百讀者的昆華作家電子版的《昆州華文》雙月刊。作為純文學性質的刊物，在昆州僑界可謂翹楚。

2017年，昆華作協同本會會員連健齡先生為主編的《昆士蘭生活指南》合作，為該紙質雜誌增加了可讀性。在此基礎上，會長傅曉燕攜手華人協會商務同盟18個商協會，以及三所中文學校，分別在2018年和2019年舉辦了“昆士蘭-我的第二故鄉”和“南十字星空下”兩屆徵文大賽，極大地推動了昆州華人的中文寫作的熱情。

三十年來，一代又一代的華文作者，植根於南太平洋的澳洲昆士蘭州，筆耕不綴，創作了大量風格迥異的作品，多維度地展現澳大利亞的風土人情、瑰麗壯闊的自然風光、跌宕起伏的移民生涯。我們精挑細選部分优秀作品，匯編成《南歌集》。

面對即將付印的書稿，我的心境可以用兩個詞來形容：感恩與自豪。

感恩歷代耕耘的昆華作協會長以及現任傅曉燕會長。她在任期之初，就積極籌劃出版文集事宜。不僅積極籌劃申請政府的專項撥款，同時放下文人的身段，為五鬥米折腰，通過多種形式募集資金。在華人精英和私人朋友的慷慨襄助下，資金問題迎刃而解，並廣納賢士，組建文集編委會，人力物力齊備，為文集出版立下首功。

自豪的是，作為昆華作協的創會會員，我親身經歷了她從初創、發展到繁榮的各個歷史階段。我同一代又一代的作協同仁們一起，為之默默耕耘、無私奉獻。

我們這個群體，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移民，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回首來時路，感慨何其多。最早來澳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那批移民。當初，久閉的國門剛剛打開，外面的世界精彩又無奈。一踏上澳洲大陸，文化的沖突、經濟的窘迫、學費的高昂、找工的艱辛，讓尚未做好精神與物質準備的我們，備受磨煉和煎熬。此後一批又一批移民，或多或少面臨過相同的窘境。所幸，各種困難不僅沒有擊垮我們，反而成爲我們砥礪前行的動力。而今，昆華作家們將這些生活的印記，化爲精彩的故事和美麗的詩句，爲澳洲多元文化社會，留下獨特而寶貴的精神財富。作爲作者之一，我感到自豪和榮幸。

這本文集尚未付印，就產生了社會效應：幾位僑界知名人士，得知文集即將出版，對昆華作協讚賞之餘，有的撰文投稿支持，有的表達捐款意願，以資出版下一部作品集。令人分外感動！

期待您開卷之餘，引發強烈的心靈共鳴。

--序言主筆：洪丕柱；編修：連健齡

拉奥孔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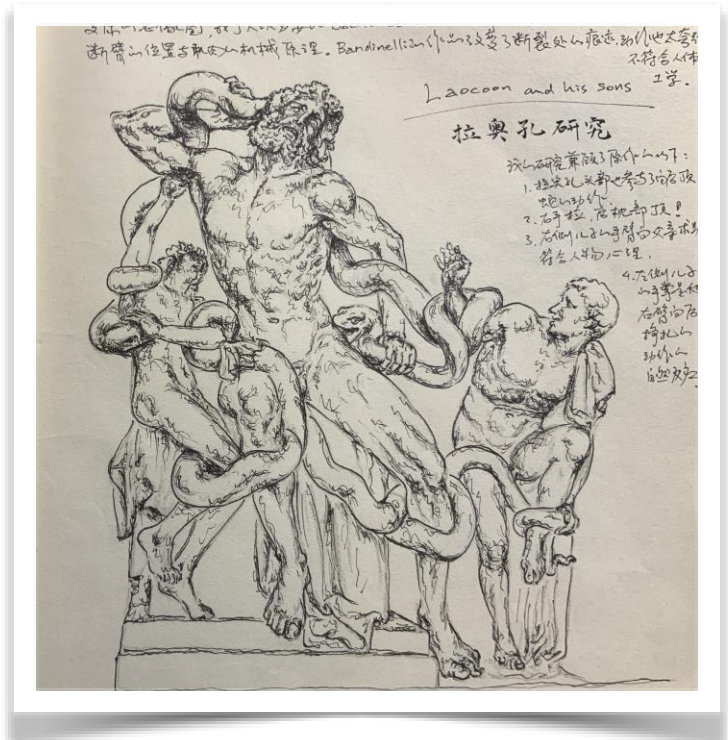
文/庄洪

1. 缘起:

2022年11月我从澳洲布里斯班转道新西兰奥克兰飞回上海。当时正是新冠疫情封控期间，像所有入境人员一样，我被送到北外滩街道的隔离酒店隔离观察9天。第三天，终日见不到阳光的日子变得即快也慢，时间的流逝只随着一个个电视节目在滚动，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被巨蛇缠住的拉奥孔雕像。感谢网络，这个雕像的图片很容易搜到！在这个狭小的单人空间里，看着拉奥孔扭曲的面部表情，一个又一个问题竟然冒泡一样出现在脑海里：拉奥孔的面部表情为什么是这样？他的眼神看向何方？他那不由自主隙开的嘴发出的是用力的呼喊还是绝望的呼喊？雕刻家当时是想要表达什么中心思想？有能力出资请技艺高超的人雕刻这样一座群雕的人当然是非富即贵，那么这个王公贵族委托人是谁？... 2022年11月7日晚上10点了，百度无法回答我的这些问题，谷歌又被屏蔽访问不了，即使可以谷歌，又能怎样？！我就索性放开思想的缰绳，发挥自学的绘画技能，和医学科班学习的人体生理和结构知识，用边画边想的方法摸索起这个从小时候就印象很深的未解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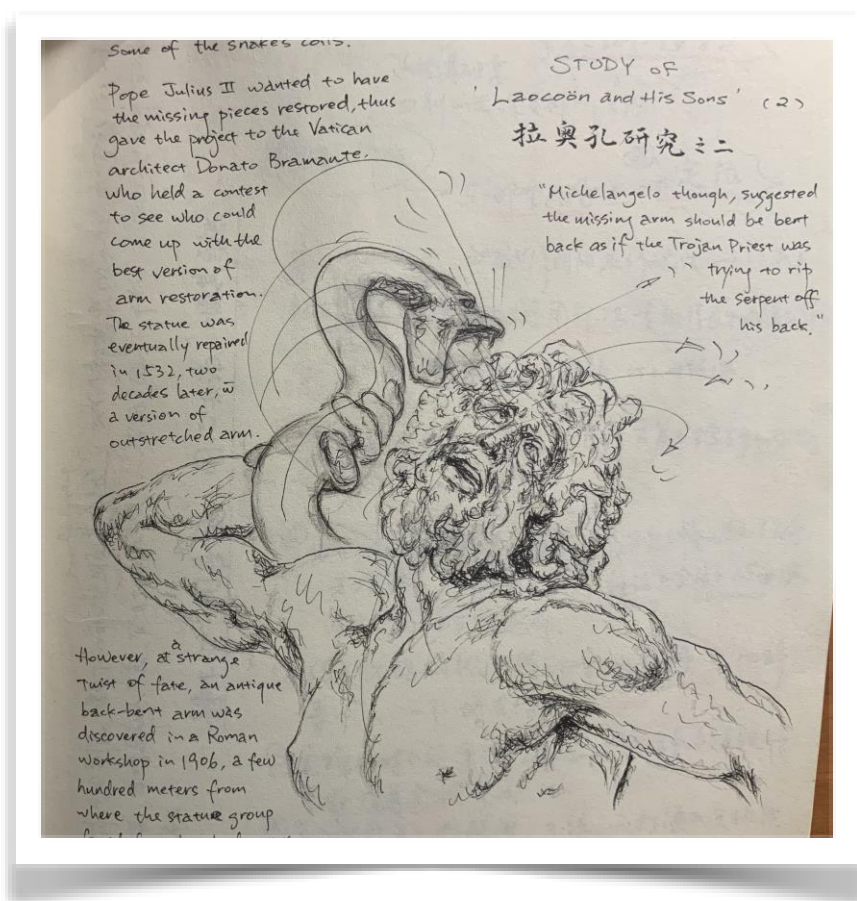
2.我对残缺部分的补全 尝试：

一旦动笔画草图，马上就面临一系列问题：拉奥孔的右臂是在朝哪个方向使力？拉奥孔的脖子肌肉是否参与了使劲向后顶（蛇）的动作？是不是他一边用头使劲往后顶，一边右臂将蛇往前掰，从而想把蛇从缠绕的背部扯下来？说干就干，为了验证这个思路，我画了（图一）这个草图：



图一：这是第一稿，我试图让拉奥孔用头向后顶，右臂向前拉，的方法将蛇从背上扯掉。

画完（图一）。然后出于好奇，我从网上查到了讲述拉奥孔的故事：“。。。拉奥孔试图警告特洛伊人不要中希腊人的木马圈套，并建议用火焚烧木马。正当特洛伊人犹豫不决的时候，突然海上出现两条巨蛇。巨蛇径直来到拉奥孔和他两个儿子面前。。。"[1]。问题马上又来了：既然故事中这巨蛇是希腊联军的保护神雅典娜变化来的，那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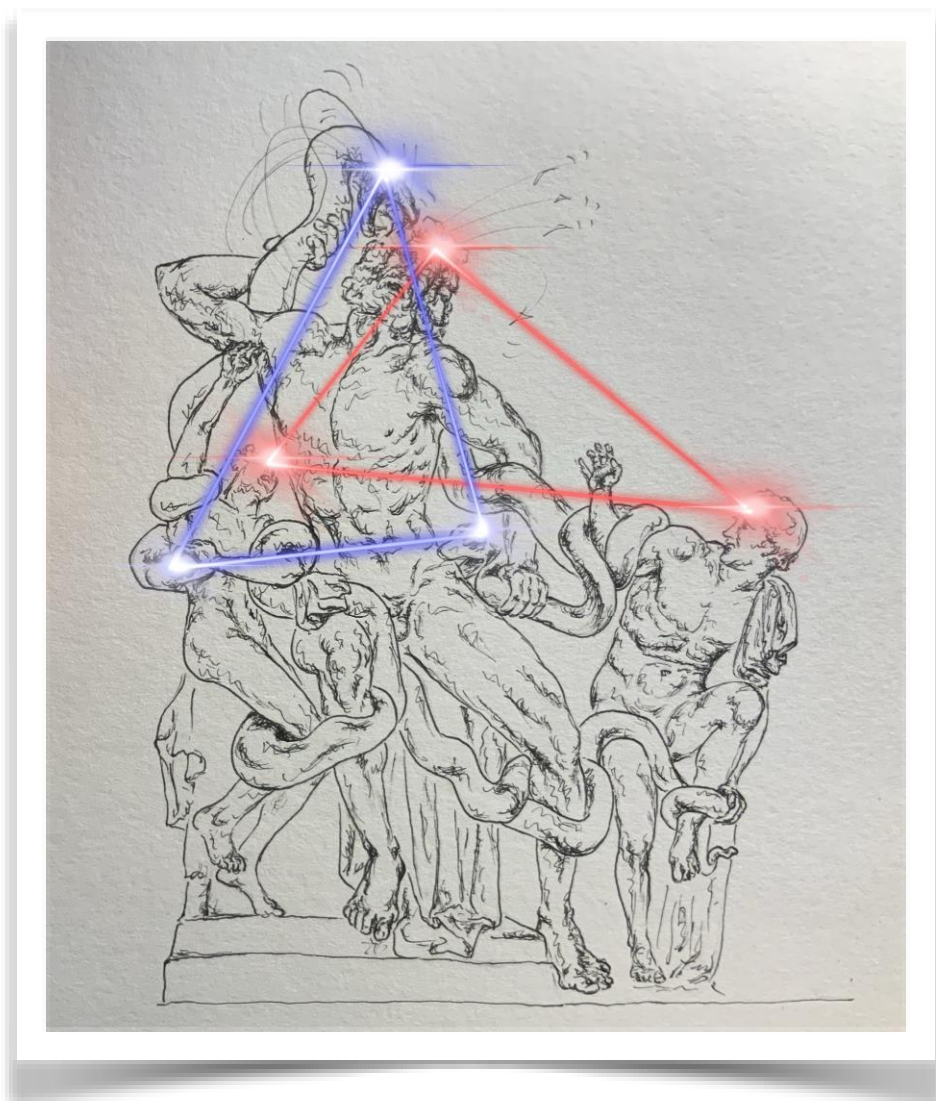


图二：这是我紧接着第一稿之后画的第二个版本。我试图表现拉奥孔想把正在对他进行最后一击的蛇推开。但这是徒劳的！雅典娜化身的蟒蛇直击他的灵魂深处。拉奥孔的眼神正在逃避，并发出绝望的呼喊。此处神的意志表现为蛇眼的逼视，与作为凡人的拉奥孔的眼神的逃避，应该形成强烈对比。

神话传说中蛇为什么只有两条在攻击拉奥孔的腰部和他的两个儿子中的一个？会不会在最后一刻一分为三？第三条正在攻击拉奥孔本人？会不会缺失的第三条蛇的蛇头正是拉奥孔绝望的根源？好吧，说干就干，第二个草图（图二）就是我这个思路：

构思完以上两个版本之后，我把以上想法发布在微信朋友圈。很快，我的中学好友—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春波同学给了非常有意思的留言。我们一来一往从三角构图的平衡性、场景设计的故事性、剧情发展推高等方面做了大胆

构思。根据与春波同学的讨论，我画了（图三）这个设



图三：作为战神雅典娜化身的巨蛇一分为三，攻击的蛇头构成剧情高潮的三角形构图（蓝色）。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的前额代表了受害者情绪高潮点也形成了三角形的构图（红色）。

计。

3.雕像的发现历史：

在形成了以上复原设计思路后，我很好奇历史上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样的？网上检索发现历史上曾有无数雕塑家尝试复原这座雕像。关于这座雕像的发现过程也很有趣。1506年1月14日，一位名叫 Felice de Fredis 的农民在罗马附近一个名叫 Esquiline 山丘的地方新买下了一片酒庄。那天他正在为他的新房子平整地基。这片小山丘 1400 年前曾是那场著名的公元 64 年毁灭整个罗马旧城的大火之后，罗马皇帝 Nero 的命令清除旧建筑并重新规划城市后形成的金宫（Domus Aurea，字面意思是“金屋”）园林建筑群的遗址。那天，随着一块块碎石被挖出，Felice 无意间挖出了一座精美绝伦的雕像！（图四）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有络绎不绝的雕刻家和古董收藏家要求上门参观。一时间在罗马引起了很大轰动。两位最富盛名的雕塑家兼建筑师，米开朗基罗和 Giuliano da Sangallo，前去



图四：当 1506 年弗雷德发现这尊雕像时，拉奥孔缺失了右臂、大儿子的右手和小儿子的右臂，以及几块蛇身的片段。

鉴定。他们共同认定这就是 1500 年前古罗马哲学家、军事家、最早的百科全书编撰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记载过的一座著名的雕像 [1]。据老普林尼记载：《拉奥孔》是来自于希腊罗德岛的三名雕塑家阿基桑德罗斯、阿典诺多罗斯和坡里多罗斯（Hagesander,, Athenodoros 和 Polydorus）父子三人花费十余年的研究才雕刻完成。完成后雕像被安放在罗马皇帝 Titus 时期的金宫建筑群中一座豪华浴场的花园里。这座雕像的制作日期被定位在公元 60-79 年前后，但很多人认为大理石雕像的制作日期其

实很难确定。也有不少人相信这座雕像是更早以前，或许尺寸小很多、更为粗糙的古代希腊遗作¹的复制品或再创作。后世的老普林尼评价《拉奥孔》是“超越所有之前产生的绘画与雕刻艺术的作品” [3]。拉奥孔群雕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形式和雕塑家极其重要的影响。总而言之，

¹ 古代希腊的雕塑常常是先做泥胎，然后翻模浇筑成青铜。这样容易制作而且便于复制很多个。青铜雕像很容易被腐蚀，所以古希腊时代的作品，除非有文字记载或有大理石的复制品存世，其他的都被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了。

这座雕像被确认为真货后就马上有权贵者出重金千方百计从 Felice 手中买下，并献给了当时的教皇 Julius 二世。这真是一座



图五：A 是 1510 年修复竞赛的获胜者 Baccio Bandinelli 的作品，本来这件作品是教皇准备送给当时的法国皇帝作为一份重礼，但完成后教皇因为太喜欢不舍得了，就用其他礼物换下了这尊雕像。这尊雕像则被教皇运回他在佛罗伦萨的私人花园收藏。现在保存在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B 是后来的教皇 Clement VII 于 1532 年找到米开朗基罗，想请他再制作一个类似于 Bandinelli 版本的手臂向外伸出的，被米开朗基罗拒绝。结果这个任务留给了米开朗基罗的学徒 Giovanni Montorsoli 完成，该雕像已经失传，但 1630 年 Stefano Moderno 根据 Montorsoli 的作品的复制了这个按照教皇的要求制作的直臂版本。

在艺术创作层面上登峰造极的群像。歌德评价它是“匀称与变化，静止与动态，对比与层次的典范”。

1510 年前后，教皇 Julius II 决定恢复雕像的缺失部分，并将这个项目交给了梵蒂冈的建筑师多纳托·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布拉曼特举办了一场竞赛，看谁能想出最好的手臂修复方案。米开朗基罗认为，拉奥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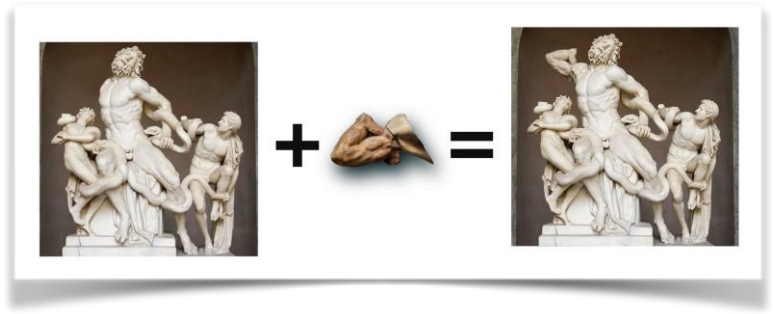
右臂应该向后弯曲，看上去是试图从自己的背上扯下毒蛇的样子，这样的肢体语言可以令他显得更痛苦。他甚至雕刻了一个粗糙的弯曲手臂展示给教皇 [4]。拉斐尔是这场比赛的评委，他更喜欢采用右臂向上伸展的姿态，就好像这位祭司在祷告诸神停止对他和他的孩子们的攻击。最终由拉斐尔做评判，同意雕像被修复成右臂朝天伸直的样子（图五）。

戏剧性的一幕却发生在 1906 年，奥地利考古学家路德维格·波拉克（Ludwig Pollak）在罗马的一座建筑的地下发现了一截大理石雕塑的右臂（图六）。该处距离原先出土《拉奥孔》的地点也许只有 300 多米。波拉克认为这可能是拉奥孔失去的手臂，他立刻决定把它捐给梵蒂冈博物馆 [5]。但是这个手臂在梵蒂冈的宝物堆积如山的库房里继续保存并被遗忘了 51 年后。直到 1957 年，博物馆的专家们整理馆藏，重又“发现”这只手臂。并“确认”属于拉奥孔 [6]。至此，雕像被重新组装，拼上这条“新”手臂后，断裂处完美吻合！（图七）这证明米开朗基罗当年的判断确实是正确的。

而让我很开心的是，我自己根据断臂的姿态，肌肉收缩的原理，和人物心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也和米开朗基罗的想



图六：1906年在原址附近发现了一截大理石雕塑右臂，后被证明是拉奥孔群雕的一部分。



图七：断臂拼接完全吻合！

法不谋而合（图八）。

4.由这座雕像所引出的一系列未解之谜：古希腊诗人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又名“荷马史诗”）》中记载了特洛伊木马计。《伊利亚特》之后的古希腊诗人昆图斯

（Quintus Smyrnaeus）创作的《续荷马史诗》中详细描写了拉奥孔之死。自此以后如果有各种古希腊时期制作的雕像以这一点事件作为创作题材，用在各种纪念活动中供人瞻仰，是可以想象的。古希腊人以战胜特洛伊而自豪，他们那个时期的创作会不会突出雅典娜的意志不容挑战？

古罗马作为古希腊文明的接力者，继承了许多古希腊的文化和艺术范式。但是，古罗马的权贵们在自己的花园里点缀惊人逼真的人体雕像时，会不会出于他们的审美取向，要求雕刻家以人与动物的激烈争斗这件事的本身作为创作的灵感（图八），而不必突出神的意志高？还是人的意志高？一件艺术品的创作，一定是有出发点和目的性的。出发点不同，目标不同，完成的作品就大相径庭。或许我们

今天已经难以求证历史的真相，但我希望为同样好奇的你带来一点探索遥远未知的乐趣。



图八：我的这个复原设计的特点是突出表现古希腊传说中的神（希腊联军的保护神雅典娜）的意志最终战胜了人（特洛伊的祭司拉奥孔）的故事。相比之下，其他历代复原设计版本中从未出现过蛇头猛攻拉奥孔眼睛，而拉奥孔拼命躲闪，这样激烈的剧情。相反，现存的所有版本都或多或少暗示拉奥孔与蛇势均力敌，甚至拉奥孔略占上风的感觉。在那些版本中，巨蛇的肌肉力度缺乏连贯性，也常常违反蛇的行为特征。例如，有一些演绎中巨蛇简直就像一条漏了气的，软塌塌的自行车内胎。我认为，从蛇与人的搏斗、神性与凡夫的搏斗，这两个层面看，假设古代原创设计者对人和动物的研究达到了同样深刻的高度，我的

5.结尾：因为我是学医出身，小时候又耳濡目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现在天天与人的肌肉骨骼系统打交道，所以会从人体的运动力学结构，和遇到威胁时的自然反应去分析。而且从构图原理角度分析绘画和雕塑的叙事范式，从宗教心理学角度去解构这座著名雕像的原始动机，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好玩儿。今年6月我将有机会的亲自去访问罗马梵蒂冈艺术馆，亲眼目睹这座雕像的残缺细节。

6.附录 - 拉奥孔的背景故事：这座雕塑凝固了西方经典中最富传奇性的传说之一中的，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海伦，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被痴情的帕里斯僭越其已婚的事实，不顾她已是斯巴达王妻子的身份，将她私奔带到了特洛伊城²。希腊人被复仇的号召所激发，各城邦组成联军攻打帕里斯所在的特洛伊城，并在骚扰围困特洛伊城10年后，制定了一个狡猾的计划来攻破这座坚固城池。希腊人制作了一匹巨大的木马作为虚假的和平撤军的祭品和他们失败的象征，暗中将最精锐的死士埋伏在木马的肚子里。当木马被推入特洛伊城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这种诡计所蒙蔽。特洛伊祭司拉奥孔识破了这个诡计，以不朽

² 特洛伊城 (Troy) 是古希腊时代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沿海城邦。曾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港口贸易中获得巨额财富，具有纺织服装、铁器生产的优势，并有巨大的防御城墙。它于公元前13世纪毁于战火。随后东西方之间的航海贸易中心转移到了雅典。特洛伊城现在已被大多数考古学家认定是今日土耳其恰纳卡莱省的 Hissarlik。

的警告绝望地警告他的同胞：“我绝不相信希腊人，即使是那些带着礼物的人。”并把一支标枪投向木马！然而，奥林匹斯山的众神却站在了希腊人一边，波塞冬派出海蛇来灭口这位真话的祭司和他的二个儿子。这尊雕塑将祭司的与敌方的最高意志所化身的大海蛇做殊死斗争的瞬间用洁白的大理石凝固了下来，以极其扭曲的肢体语言展示出了惊人的现场感和张力！真实的历史也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特洛伊人和被敌人 10 年围困不果而退去时留下的金银财宝贪图享用的时刻，没有人相信拉奥孔所指出的这是一场设局计谋，拉奥孔反被自己城邦的人处死。就像是维吉尔在他的《埃涅阿斯纪》中对这一时刻的描述的可怕想象：“他浑身沾满海蛇的唾液和黑色毒汁，与此同时，他向天空发出可怕的呼喊。”[5]

（作者：庄洪，29/04/2024 于布里斯班）

参考资料和延伸阅读:

[1][雕塑的痛与美 -- 【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 Sunny_side 2017 年 10 月 2 日发表于《简书》网站

[2][Digital Sculpture Project: Laocoön](#)

[3][Pliny the Elder and the Destruction of Pompeii](#), SciHi Blog, August 14, 2014.

[4][Michelangelo Buonarroti - the Renaissance Artist](#), SciHi Blog, March 6, 2017.

[5][THE LAOCOÖN'S SCREAM IN THE VATICAN MUSEUMS, 5 July 2022](#)

[6] “Volpe and Parisi” : Digital Sculpture Project: Laocoon.“Laocoon: The Last Enigma” , translation by Bernard Frischer of Volpe, Rita and Parisi, Antonella, “Laocoonte. L’ultimo engima,” inArcheo299, January 2010, pp.26 - 39

笔墨的方言

陈谦

一股风腾起

气虹光芒耀眼

辉映万邦

众人都听见了自己的方言

而你

莫非来自我梦中故里

画笔挥就的乡音

墨迹般久远

你说

人海茫茫

擦肩而过 彼此转身

回望 目光相遇 相认

血脉相织

你还说

像一道闪电

随后的滴星暴雨

倾注大地

浸透整片心园每个角落

从此

一生的岁月

任风吹

也不干



渡到彼岸

陈谦

秋潮涌动

秋水荡漾

卧在地上的笔爬了起来

一身草屑 半身金黄

跌跌撞撞 摇摇晃晃

墨色划出枝干为弓 细藤为弦

音符细碎璀璨

曙红 胭脂 朱膘 钛白 藤黄

波光粼粼

无浪 有云

笔尖颤抖

渡一分
渡一秒
分分秒秒

光阴的箭
你说千年
一声叹
转眼
渡到彼岸



寿宴

文/经年鲤

“最后一个菜，得嘞……”

随着这拉长了音儿的招呼，老人的寿宴正式拉开了序幕。20平米的客厅挤得满满当当，桌子上杯盏林立，红烧狮子头、可乐鸡翅、土豆炖牛肉、油焖大虾……最中央是刚刚被端上桌的清蒸鲈鱼，掌勺的二儿子得意洋洋地坐在了老人的身侧。

“祝咱爸福寿安康！长命百岁！”大儿子端起酒杯，慷慨激昂地说道。一桌子的子子孙孙都跟着张嘴，一时间，热闹劲儿感染了每一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轮番地奉承着老人，也不忘相互问道着客套话，除了忙着往嘴里塞肉丸子的重孙子。

“别光顾着吃！”二儿子家的孙媳妇瞪了男孩儿一眼，“去把给太爷爷祝寿的iPad拿过来。”“对，给咱爸订的扫地机器人啥时候到？”小女儿推了丈夫一把，紧接着问道。

“爸，您屋里的东西堆着，您也不用。我和小燕商量了一下，今年给您的寿礼特别一些，是爱康怡居高端养老院一个月的入住体验。”三儿子的话有些阴阳怪气，眼角瞥见小妹对自己翻起的白眼，他假装没看见。

老人慢条斯理地把手中的花生米一粒粒咽下，才终于开了口：“今年，少了你们的妈，这生日我没什么胃口，你们自己吃吧。”

“爸，您别这样，我妈在天上看见了，心里得多难受啊！”大儿子拽着老人的胳膊说道。

“你提什么养老院啊，还不够咱爸难受！”小女儿牙尖嘴利地开了腔。“你好，明知道咱妈爱干净，总扫地。”“一个iPad能抵咱妈陪着时候的热闹吗？”“那你伺候咱爸？”“我和老齐搬过来照顾咱爸。”“凭什么你们搬过来住？”

拽着老人的手松开了，男男女女都站起身，比比划划地你来我往。最远处坐着的少年离开了座位，搀着老人走进了卧室。

“这是外婆给外公准备的寿桃！”少年的声音突然响起，清亮且高亢，一桌子人都愣在了当下。

一个足球大小的纸寿桃挤过还没动筷子的清蒸鲈鱼，摆在了桌子中央。这东西看不出寿桃的样子，倒像是有6个瓣的大蒜，只在顶上抹了一撮儿桃粉，边上写了个“寿”字。

“这什么鬼东西？”小儿子愣头愣脑地问出一句话。

“关公战秦琼青釉磁盘，明朝的；金手镯一对，也有百八十年了；老街上那间铺子卖了30万，放一张存折上；你妈活着的时候非要买的什么基金，当时是10万，现在不知道；我们两人的退休金，攒了50万，一张卡；还有，

这房子的房本。”老人一字一句说得仔细，“6个纸条，都在寿桃里，摸到什么算什么，个人凭手气，别掰扯！”

他制止了儿孙们的发问，拿眼神逼迫着大家动手。“凭什么6份？大姐走得早，小军还没成年。”小女儿终是没忍住，盯着老人身旁的少年，目光冷漠。

“你们选，最后剩下的归小军。他父母因公殉职，他是这屋子里最有资格的一位！”

寿宴散了，屋子里的人散了，走得匆忙，都急着回家去拆自己母亲生前用一层层白纸糊起的那一瓣寿桃，小心翼翼，怕损坏了或多或少的那一份财产。只有红着眼圈的少年，拼命抵着眼泪，不肯动手。

“我只要您，我就快长大了，他们不管您，我管！”少年用力说完，一把抱住了老泪纵横的外公。

——首发于《作家报》2024年第1期

远去的养母

——养母远去二十周年祭

文/Sail

世界上有一种爱，温柔如水，长流不断。我出生后 40 天，就被送到养母家里寄养，一直到 9 周岁离开，过“半独立”生活，但依然在养母家里自由出入，感情联系从未间断。从襁褓到垂髫，我一直在养母的怀抱里，她用“沉重的翅膀”哺育着我，她用“伤痛的心”温暖着我；她对我的溺爱，使我的童年行走在爱的阳光里；她对我的溺爱，使我有娇惯和少爷的标签，我的童年也因有任性的时候而圆满；她对我的溺爱，使我的童年色彩斑斓，成为人生最值得珍藏的往日时光。

养母是我心里的一抹温柔。

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特别容易感冒发烧。我至今记得在昏暗的路灯下，养母背着发烧的我，艰难地行走在一条像流水沟的路上的情景，她的体温、她的喘息，她善解人意的贴心语言，让我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暖意，使我感受到母亲的情怀。她回头的笑容，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让我认识到她就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多少年来，只要一想到她已离我而去，就会黯自神伤。

如今人们表达孝道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方式，就是为父母或老人洗脚。我从来没有为养母洗过脚，我的脚却被她洗过

数不清的次数，特别难忘的是她为我擦脚时的美妙感受。小时候，一到冬天，我的脚总是长冻疮，脚红肿变形，有时会穿不进鞋。脚暖和后又奇痒不止，无比难受。于是，养母就用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土方法为我“解困”。她将烧烫的热水倒进“高盆”（即：木制洗脚专用桶）里，然后将火炉里燃烧正旺的煤球夹出来直接放进高盆里的热水里，火球进水时发出“嗤”的声音，随之冒出一股白烟，一股怪怪的气味弥漫房间，（以后知道了这是一氧化碳），我就坐在床边开始烫脚。脚一点一点地深入到水中，冻疮的痛痒也一点一点地消失，脚开始解冻，肢体渐渐灵活，整个身心逐步放松，人有了舒适感，这时，养母就拿着一张被太阳晒得很干燥的旧毛巾为我擦脚。她一个一个脚丫地擦，用力地将干净干燥的毛巾塞进每一个脚丫的深处，将根部擦得干净彻底，不留一点水气。擦脚时痒痛适度，让人觉得很舒服，我特别享受那种滋味，于是那种滋味就深深地印在我脑里。至今我也有洗脚后要用干燥毛巾放进脚丫根部，用力擦干脚丫的习惯，也就是从小养母给我的体验的延续。如今洗脚成为产业，面对遍布大街小巷的洗脚城，我还没有找到儿时就有了的那份美好的感觉。

小的时候，我们俩人常常在晚饭后，洗得干干净净，就躺在床上“海阔天空”。养母拉起我的手，一边看一边抚摸，然后问我：这几个你见过的男青年，你喜欢哪一个呢？啊，她说的是二姐三姐的同学，都是意气风发的在读大学生。A 同学的家庭富裕，B 同学是潇洒帅哥，C 同学是农

村孩子……我当时还小，根本不懂选择，只能听她讲，眼看着她编织梦想。以后才知道，那时二姐三姐都已经上了大学，进入了婚恋期，正是一枝花的年纪，自然就吸引着身边朝气蓬勃的男同学以及同学的同学，养母在自作多情地选择女婿，有些眼花了，将我一个学龄前孩子也作为了倾诉对象。现在想来，这样的无障碍沟通，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外公是扫盲时期的文化教员，养母是其独生子女，估计养母是读过几天旧学，因为她会读信，写信却很吃力。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承揽”了一项家庭工作“代写书信”。三姐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很远很远，全靠书信联系。其它姐姐哥哥虽然在同城市里工作，联系依然依靠书信。写信对于养母而言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她给予了我极大的信任，将写信的任务交给我，她说一句，我写一句，也不管我是否能够写得通顺，能否完整表达。那时的我不会写信，也认识不了多少字，不会表达什么感情，养母从不求全责备，收信的哥哥姐姐也从不吹毛求疵，一律给予认同、赞赏和奖励。“代写书信”不仅要写信的内容，还要写信封。每次写完信封，看到那稚嫩的笔迹写在信封上，我一点自信都没有，养母却拿着看后称好，然后贴上8分或4分的邮票，投入邮箱。简单的信封、稚嫩的笔迹，承载着对亲人的思念和感情向远方飞去。也许那个时候的代写书信，写出了我对文字的感觉，写出了我

对文学的自信，成就了我对写作的爱好，与写作结了缘，我多了一项享受生活，表达人生感受的手段。

养母是我心里的一份善良。

邻居秦阿姨的妹妹从内蒙古包头市来到重庆市姐姐家生孩子，秦阿姨与其丈夫都有文化，没有孩子，工作又忙，此时正好被派去支援攀枝花市的建设，就委托养母帮助照顾即将临产的秦老妹，没有以物易物，也没有经济回报，养母欣然接受了。一个冬天的深夜，窗外传来敲击声，伴随着阵阵呻吟，是秦家老妹要生产了，养母立即起床，并安抚我在家里睡觉，我不愿意，她就给我穿上棉衣，背着事先准备好的包袱，一手牵着秦家老妹，一手牵着我，行走在冬夜的风里。在奔向医院的路上，虽因阵痛，有几次停留休息，但秦老妹神情里充满了安全感，内心里是幸福的。秦老妹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为蒙渝，就是作为在重庆出生的纪念。蒙渝如今也该是花甲老人了。

有一段时间，一个同姓的面带灵气的中年人纪生经常进出家里。他自称是养母的干儿子，谁都不知道是怎么与养母相识的，也不知什么时候与养母有过交集。纪生住在嘉陵江对面的石堡村，身份是农民，时不时就到养母这里来借钱，借钱时总是瞄准家里只有养母一人的时机，绝对不会在周末登门。时间长了，养母始终是不好拒绝，借钱成为习惯，仿佛是“发工资”，每个月定期来取。养母心里很不

情愿，却又碍于脸面难以启齿说“不”，于是就想出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估计纪生要来借钱了，她就去邻居家里“躲猫猫”，使纪生找不到她，吃闭门羹。没有想到的是，纪生有自己的办法，总是耐心地在家里坐着等，等不到钱就不走人。这一招还真灵，常常使养母“自投罗网、束手就范”，最后还是得给钱走人。善良的养母长期被这笔借不完的“阎王债”困扰，没有解决的招，只有在心里烦。二姐在重钢子弟学校教书，一直听说有这件麻烦事，可是没有机会碰见纪生。计划经济时期，休息日也是国家统一规定的，重钢的休息日是星期一。一个星期一，二姐碰巧在家休息，遇到了来借钱的纪生，二姐是师范大学毕业、在中学任教的老师，“教育”是她的本行，于是理直气壮地给纪生上了一堂严肃的“政治课”。二姐那居高临下、短兵相接的态势，深深地刺伤了纪生的自尊心，从此纪生就再也没有出现，被借钱搞得焦头烂额的养母，却不好意思地躲在一边，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却有了做亏心事一样的不安。以后我知道，纪生曾经就职于市文联，不知什么原因受到了“撤销职务、开除公职、发回原籍、劳动改造”处理。改革开放后，他又重回市文联高就。以后我学习了历史后，知道了纪生大概也是某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可时来运转后，一次也没有去看望养母。

养母是我心里的一种隐忍。

养父 40 多岁就“中风”了，生活起居都需要养母照顾，病情使人控制不住地流口水，养父却总是穿得很干净，让人

心生敬意，这是养母的勤劳所致。小时候总是怕一个人睡觉，突然有一次发现养母没有睡在我的身边，怎么呼喊都没有响应，细问才知道，养母每天早晨很早就起床了，然后去清扫大街，出门大概是5-7点钟，二个小时左右，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养母照顾养父和我的生活，担子已经很重了，清晨还要去清扫大街，那时候年纪小，没有去了解这是为什么？

一次在附近一个清真寺的大厅里，我看见了一些老头老太太在开会，一个皮肤白皙，声音温和的中年女士对着这群人说：“过去你们是靠剥削生活，现在你们要好好改造……”说话时那清秀的脸庞也带上了杀气，血液在血管里涌动，仿佛装着一颗颗子弹，那个女人张牙舞爪的模样很可憎，让幼小的我很反感。我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但我知道是她从养母家里白白拿走了两口大大的黑色箱子，一直没有归还。

随着“阶级斗争”“阶级队伍”等口号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小伙伴们一起玩时也有了点滴这样的话题。一个小伙伴告诉我了一个名词“四类份子”，同时告诉我，他的妈妈还告诉他，你的养母就是“四类份子”中的第二类。我不明白它的含义，但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大黑帽子，心里很害怕，害怕因此失去养母。一天我回家关上门后就问养母，什么是“四类份子”啊？养母怔怔地看着我，问题来得这么突然，仿佛被致命一击，不知怎么回答，红着脸站在那里完全说不出话来。我们俩人都非常紧张，非常害怕，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场面来迎接我们？在吓傻的状态中互相傻傻地看着，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我猛然扑进养母的怀里，俩人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撕心裂肺地痛哭了一场……

有一个暑假，养母每天下午都要去开会，开会又不带小竹凳子而带上劳动工具。养母去开会，就意味着我要在外面浪荡半天。一次，邻居中一个年纪稍大点的姐姐告诉我，你的养母在什么地方劳动，还善意地提示我，你去看看她吧。我难以想象在三伏天的烈日下挥汗如雨的养母是一个什么状态，她是大家闺秀，她是内心孤傲的弱女子，她也是家里的主心骨。细皮嫩肉的小身板，怎么能够承受抬石头这样的重体力活？崇尚美丽、气质优雅的女士，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人格侮辱和人世折磨？我不会去看她的不堪，不想让她难受，我要让她永远有尊严地活着。不需要谁教我，我自然就懂得这一切，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令人难堪的场合。

长大一点后，懂得一些事情了。有时候睡在养母身边，能感觉到她睡觉时的异样情况。她总是翻身，大概是没有睡着，我不敢动，怕养母知道我也没有睡着，也在想心事，从而引起她的不安。我成年了，能够看世界了，在一个冬天寒冷的晚上，我告诉了养母国家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改正错划“右派”，“四类份子”全部摘帽等消息，在传递这个“北京喜讯”时，我看见了养母神情兴奋的瞬间，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沧桑和痕迹。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养母一

个孤独的弱女子，顶着摧残人性的时代狂风暴雨，像铿锵玫瑰一样地坚忍不拔，用她弱小身躯爆发出来的巨大的爱，照顾着失去自理生活能力的养父，凝聚着家，温暖着我们。她在委屈、压抑、惊恐中提心吊胆地“苟且”着日子；被人欺负、面对强取豪夺，心里万般无奈，也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残喘”着走过近二十年。

养母是我一生的思念。

时间会带走风雨，时间也会带走美好，却带不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当养母重新挺直腰时，久弯的腰已使她不再挺拔，可善良依旧，慈祥依旧，优雅依旧。精神轻松了，日子好了，人却老了，而此时的我也进入了“疲于奔命”的人生奋斗期。事业发展、养家糊口、教育孩子等成为生活中的日常和主题，我去见她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少了。不知不觉中，养母就进入了人生晚年。一天天过去，她不能洗衣做饭了；一天天过去，她不下楼了；一天天过去，她不出门了，我却一直在忙碌中，追求着所谓的成就感。孤寂的生活，使她对曾经的人充满牵挂和思念，又难以见面，孤寂的滋味时时伴随着她。一想起她用那“沉重的翅膀”和“伤痛的心”无私地爱我，我就很动容。每次我去看他，她总是对我说：“你有空，来看看我吧。”说得那么平和，说得那么亲切，说得那么自然，我能读懂她的话，也知道这是她内心的渴望，我也觉得应该多去陪伴她，她的要求很简单，满足她的愿望不困难。然而，年纪上疾步如飞，事业上如日中天，只顾追求心中梦想，关注和陪伴孩子成长的

我，忽略了她的孤独，低估了她独守家庭时对我思念的价值，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她，给她说说宽心的话，听她讲讲过去的事，让她发表对现代时尚的“高见”……现在有时间了，晚了！

养母对我来说，是伟大母亲的注解，是慈祥妈妈的写照，是温柔、善良、隐忍、坚强、优雅的代名词，是我心头最珍贵最美好的记忆。我忘不了幼年时在她怀里的温暖，我忘不了少年时她放任我的任性，我忘不了成年后他对我及我的儿子的牵挂与祝福，我忘不了她老年后思念我时的神情……母亲的魅力是因为无私的爱，母亲的光芒源于母性，天性善良、充满温情、将家人挂在心上、又能教人志存高远的母亲，是在用推动摇篮的手，去推动着世界。无论是普罗大众中的劳动妇女，还是名门世家的贵族女性，都是因为母爱的无私，母爱的无微不至而幸福美丽；也是因为儿女情长、人间烟火而光芒万丈，永世流芳。

养母远去 20 年了，她与生俱来、毫无保留的爱，至今还在润泽着我，步入老年的我，仍有挡不住的思念。在母亲节里写下这些文字，是对她 110 周岁的纪念，就像是摘来一朵白花，放在她的坟前，表达我的思念，让她知道，我在想念她，祈求她在遥远的天堂里，继续溺爱我，护佑我，滋育我……

2023、5、14（写在养母 110 周岁之年）

送飯記

楊愷

安東尼

這天出發送飯前廚房經理瑪麗莎說今天有一位新客戶安東尼，她說這位安東尼可能會要求你幫他做些小事，但是你不可以答應他。原來他的女兒說她爸爸一開始會請我們幫他做些小事，等到混熟以後會請我們幫他買酒。第一次送飯到他家的時候有點緊張，怕他難纏。沒想到他什麼都沒要求，安全過關。

以後幾次送飯給他他都不在家，回到廚房後瑪莉莎聽我說他又不在家，這才想起幫他訂餐的是女兒，他跟女兒說禮拜四不去賭場，看來沒和女兒說實話。這老頭不好應付。

梅林老太太

到了梅林老太太家的時候，照例看看她的 pushy cat。貓兒跟我家的貓年紀都是 15 歲左右，可是體況不如我家的。她每天一早會出去遛搭幾分鐘，回來以後就在梅林的床上睡覺，一整天的活動就這麼多。她喝水要喝從浴室水龍頭漏出來的水，特地給她準備的水是不喝的。每天早

上準六點貓兒就會爬到梅林的身上把她叫醒，因為她要吃飯了。貓咪有一個希臘名字，翻成中文意思是外國女人（foreign woman），名字是梅林過世的先生取的，因為他先生吃醋，不喜歡她。

梅林很健談，是個大姐大型的人。有一次她問我有沒有太太？我說太太已經過世，她竟然說要幫我介紹對象。中國大媽愛做媒我是有經驗的，這還是第一次碰到愛做媒的洋人老太太。

然後她就開始說起她的感情生活，她說當她第一次婚姻結束的時候傷心欲絕，發誓以後再也不碰男人，沒想到卻和第二任丈夫一起生活了 44 年！他還是阿德雷德有名的花花公子，所有阿德雷德的女人他都交往過，沒有一個超過 3 個月。然而他們的婚姻竟然持續了 44 年，梅林說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然後我們的生活也有交集在一起的部分，彼此相安無事。梅林開過餐廳，也開過大卡車。在她那個年代開卡車行業裡沒有女人，別人說她開不了，她不信邪就是要試試，結果還真開了不少年。

它提老太太

老太太年方 93，耳仍聰但是目已經不明。送飯給她的時候，她憑著我的聲音可以知道我是誰，其實看不清楚我的臉。

這天她打開話匣子，說起二戰開始的時候她 9 歲多快要 10 歲，因為爸爸是警察調職到昆士蘭北部的洛克漢普頓（Rockhampton）工作，全家也就跟著過去。當時沒有公共交通工具，汽車也很少。她上學是騎大人的腳踏車，那個時候還沒有小孩的腳踏車。不過她說她把握了如何騎大人腳踏車的方法，估計她騎車的方式跟以前世界各地的小孩騎大人車的方式一樣，就是握定車把、穩著車架、斜著身子，把小腿穿過橫梁下方空檔努力去够腳蹬來騎。這種事我小時候也幹過。

那個年代還沒有冰箱，家裡儲存肉類等食物的方式是買冰塊放在土冰箱（ice chest）裡給食物保冷。冰店每週一到五送冰到府，不過禮拜六禮拜天不送貨，她的工作之一就是禮拜六早上去冰店買冰塊。去買冰要算好時間，因為洛克漢普頓附近有個美國軍營，禮拜六早上軍營例有部隊調動。調動的時候好多卡車和士兵經過鎮上的馬路，大約要半個小時才能過完。如果時間沒算好，買完冰回家的時候正好碰上軍隊經過就要等半個小時。這時候她眼看著車架上的冰在太陽下一滴一滴的融化，心裡那分急就不用說了。

美國大兵在鎮上很受歡迎，軍事調動的車隊有時候會停下來，士兵們就下車買東西吃吃喝喝。這時鎮上所有的小孩都會跟著他們去雜貨店，大兵們會買冰棒，巧克力和糖果分送小孩，她說每一次雜貨店的零食應該都會全部賣完。

二戰時期的小學周圍有濠溝，平日常有演習預防日本人空襲，到後來她對於演習的兩種警報聲都非常熟悉。那個時候所有的小朋友胸前都要掛一個小口袋，裡面放一個夾子還有一塊口香糖。夾子的目的是用來夾鼻子，大概是萬一有轟炸的話把鼻子夾住防灰塵（有用嗎？）。至於口香糖她也不記得是做什麼用的，不過既然是口香糖小朋友常常會把它吃掉，於是引來老師的責備。

說完之後她滿意的說：「這就是我的人生故事之一。」

布西老太太

送飯到布西老太太家的時候，她一開始沒有應門。送飯指引上有說她聽力不好，必要的時候可以用力敲門，於是我就用力敲門。過了一會兒她在門的另一邊碰碰碰的用力敲門回應，好大聲。接著她打開了門，並且生氣的跟我抱怨她住院的時候女兒大概帶了小孩來玩，把家裡弄得一團亂，她很生氣。接著又抱歉她碰碰碰的敲門沒有禮貌。

我聽她這麼一說心裡警惕起來，「不好，是不是有小偷入侵（break in）？」我馬上環顧四周，可是一切家具擺設完好，一點都不零亂。

回到廚房我跟瑪麗莎說起這件事，才只道老太太有阿茲海默症，神智有時清楚有時不清楚。想想老太太抱怨家裡被弄亂應該是出於想像，是神智不清的表現。瑪麗莉說她女兒很不願意她出院回家一個人住，無奈在沒有申請到安養中心（nursing home）的床位之前，仍然只能一個人住。在這裡老人家幾乎沒有和子女同住，都是各住各的。

威廉姆斯老太太

到了威廉姆斯老太太家，她正好要倒垃圾。只見她的助行器上面堆滿了我們廚房使用的空餐盒，和裝了吃剩的麵包皮的盤子等等。其實所謂倒垃圾不過就是把這些東西放入廚房的一個大塑膠袋而已，可是她不良於行，這些小事情都得等有人來的時候幫她做。我很樂意幫她做這些小事，不像某老人家，你要是幫他做事的話，最後他會要你幫他買酒。

老太太前幾個月曾經摔倒受傷，現在慢慢恢復中。她一個人住相當困難，有一次我例行問候她好不好？。她說

我很好，照顧者（carer）已經來過幫我洗過澡，我現在很舒服又乾淨（nice and clean），洗個澡對她來講已經是生活中奢侈的享受。我看在眼裡覺得這又是一個早就該去安養中心（nursing home）的例子，無奈卻被困在家中。去安養中心通常需要等待，不是符合條件之後說去就能去。政府的照護制度再完善也有不足的地方，我們老了還是自求多福比較好。

我送飯服務過的老太太老先生（老太太居多）們大部分在精神方面都非常積極，她們通常一身病痛，但是好幾位老太太跟我說她們不抱怨，一天一天把日子過好就對了。我在送飯的時候和她們聊聊天，大家互相打氣。送飯是我認識澳洲主流社會的一個好方法。

怀念杨恺

文/力夫

上周三（2024年3月13日）我从 Sino 矿区飞出，回了布村。家里琐事繁杂，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周日朋友野钓，渔获甚丰，电话通知晚上到他家吃水煮鱼。高朋满座，酒酣耳热，宾主俱欢。我随手刷了一下手机，看到美嘉姐下午4点零1分在昆华作协会员群里发消息。偶然听闻，杨恺先生在去年10月份已经过世了。我陷入了沉默。文友们述及 Kaiyang 的一些过往，怅然叹息惋惜。我没有说一句话。除了在朋友圈偶遇，遥致赞意，我大约已两三年没有和恺联系了。

2018年11月24日，周六清晨，驴行天下徒步活动，第一次与杨恺相遇。他刚入徒步群，主动和人招呼。我叫杨梓恺，也叫杨恺，也可以叫 Kai。怎么称呼你？

我是詹金健，大家都叫我的微信名力夫。

哦，力夫，你可能比我要年长一点。

我看着这个满头白发、面色红润、皮肤细腻的清瘦老者，有些疑惑。先生贵庚呀？

刚满60而已。

哇噻，我有点小郁闷。前日群主在群里喊我前辈，我一直比较着急，25 公岁比花甲老人还要沧桑麽。

徒步途中，恺和我成了聊天搭子。他之前在昆州政府税务部门工作，因为身体原因，已办理病退数年。他的退休生活有条有理，亦动亦静。一周 3 次去给居家老人义务送餐，并坚持记录和客户打交道的故事心得。他说，写东西想让台湾的同学朋友了解他在澳洲的生活。恺加了我的微信，希望分享他的送饭笔记予我。我当然乐意读他的故事，并建议他多加一些朋友，把文章分享到朋友圈，这样大家都可以阅读，并且和他互动。恺兴致盎然，当天就学习发了朋友圈，我记得内容是他沿途随拍的一些花草图片。

驴行天下徒步群每周六早晨在布村周边的山野林间徒步 10 公里左右，偶尔也会在市区景点穿行。杨恺成了徒步活动的常客。我周六工厂不加班的时候，也尽量去参与徒步。每次遇到恺，和他边走边聊，澳洲人文，布村中医，话题宽泛，彼此越来越熟络。他体力耐力都不错，爬坡上坎轻松应付，一点不像生过大病的人。他的太太不幸已经离世，两个女儿俱已独立。他平时一人生活，闲暇读书、观剧、写评，一周 3 个早晨固定做义工给独居老人送饭。恺年少学佛，坚持读经，每个周六徒步之后，径直去离家 10 来里的一个禅宗道场帮忙。我对道场有兴趣。有两次

说好徒步后和恺一起去道场看看，临时有事又没有去成。太太过世数年，恺一直没有找新的伴侣，有一次徒步聊天，我说，恺，你人很好，需要我帮你介绍一位可以交往的女朋友吗？他说，可以呀。我说，我在国内有一些熟悉的朋友，条件还可以。恺婉言谢绝，国外的女士就不用介绍了，没有精力谈一场跨国的感情。谢谢，澳洲境内可以的。我有点遗憾，周围认识的女士没有条件相若的，帮不到恺，当然，以恺的养性修心，怡然自洽，他也不一定需要旁人的费心。

杨恺发了多篇送饭笔记给我，我读来兴致勃勃。不矫不饰，文字本真，很吸引人。

参加驴群徒步后，恺又坚持写徒步笔记，发在朋友圈和徒步群，驴友们广泛与他互动。

我因前不久偶然参加了一个征文活动，加入了昆华作协。我向协会推荐了杨恺，恺也非常乐意进入组织。这样我和恺既是驴友又是文友了。

2018年12月15日，周六下午，我和杨恺第一次参加昆华作协在Sunnybank Hills图书馆举办的文艺讲座。这次讲座邀请前会长李晓蒂教授讲评美国文学。讲座结束后，燕紫会长嘱我写篇5、600字的通讯。我很窘迫，不加犹豫地就推辞了。我已经多年不读书写字，也从未写过通讯，老师们的对话内容丰沛，精彩纷呈，我囿于学识所

限，恐力所不逮，勉强弄出很 Low 的东西，反倒误事。我推荐了邻座的杨恺先生来捉笔。恺有点措手不及，一再谦让，终究接下任务。杨恺早年毕业于台湾名校法律专业，在澳洲好像获了英文学位。他的记忆力好到惊人，于千余字的活动侧记中，有条不紊地复刻了几乎所有讲座参与者的对话精华，以个人独特风格光荣完成作业。

杨恺一度在徒步群和作协群里分享了他的诸多随笔。有送饭琐记，有关于越战记录片的系列观影笔记，有博览群书的读书笔记。平静恬淡的文字，看似信手拈来的思辨的火花，丰厚的人生积淀。素朴安闲。“我手写我心”。让读友们记忆深刻。

2019 年 1 月 26 日，驴行天下周六徒步活动在位于布市西南车程约半小时的堡垒山黑石保留区展开，当天我们走了几条步道，顺着 100 多年前老矿区的蛛丝马迹，且行且觅。驴头金辉捡起了一块百年陈煤，透过阳光，眼神黑得发亮。文艺女青年二雷子，坐在一小段锈迹斑斑的铁轨上，她的一声俏丽的“磨剪子唻……戥菜刀”，在荒凉的风中凌乱。我和杨恺边走边聊。他像往常一样完整地复刻了徒步笔记。我在这一天，写下了搁笔多年以后的第一首分行文字。《旧矿区》。依然尝试抒情，有点灵动的那种。

2019 年 4 月的一天，正午。我在布里斯班市中心的一座新建的步行桥拍下一组照片。这是我曾经工作两年的工厂

承建的一座白色的漂亮的桥。我一直想写一首诗表达我的情绪，却迟迟找不准感觉。我把桥头的碑铭文字发给杨恺，请他帮我翻译。他谦虚了一下，发过来一段译文：……原住民的祖先，当年从这里跨越河湾的沙坝，部落长老们，肩扛幼童，涉水过河，他们来自新南威尔士北部及昆士兰南部，沿着康南道尔和布莱克尔山脉行走、聚合、欢庆……我把译文组合、分行，顺着沉稳的调子，安安静静完成了自己的叙述。《库利尔帕桥》是我写得自我满足的一首诗。谢谢杨恺。

2019年年中，我和经年鲤受命搭档为筹备中的昆华作协成立25周年纪念文集组稿。在前期的稿件收录中，我向多位文友发出了邀请，包括杨恺。凯这一次让我见到了他的“顽固”与顽强。我在微信里向他反复约稿，希望他能整理一些文章投稿。他说，他写的不是文学作品，充其量算文字通顺。一个温和的人，最后说，“我确实没有兴趣”。唉，他志不在此，我也不好勉为其难。他什么时候离开的作协会员群，又或者，群主因一些外界原由，解散旧群，重组新群，杨恺有没有加入，我都没有注意到。他来自宝岛，是国军老兵二代。作协群里的文友，几乎都来自祖国。他也许感觉不到好玩。这个问题我没有和他聊过。2019年9月，我回乡省亲。返澳后偶尔参加徒步，一次也没有遇到恺。微信问他，他说，他的腿部肌肉（韧带）

拉伤，在治疗中。我后来询问几次，他的腿伤慢慢康复，但不能再翻山越岭做强烈运动。

2019 年底开始，新冠肆虐全球。布里斯班封闭的时间不多，但人们的户外群体活动也显著减少。大家朋友圈见。2021 年 6 月，我到了西澳务工。我偶尔可以看到恺在朋友圈分享他的骑单车巡游随笔。平淡认真，饶有兴味。除了遥遥点赞，我没有私下问起过他。恺是这样一个人。安安静静地与人相处。他离开了，人们会安安静静地怀念他。我在暮晚的布村机场候机的时辰点开了恺的微信，两年前换的 OPPO 手机一片空白。我在清晨五点的珀斯机场给金辉打了电话，请他到恺的朋友圈找一些文章发给我。上面这些零散文字，我在工余时间，断断续续写了 5 个夜晚。逝水流光，良善如沙。怀念一个人，让我们安静地。阅读他。

2024.3.26 写于 Sino 矿区

附：杨愷简介

楊子愷，男，祖籍湖南，一九五八年生於台灣台北市。

学历：台湾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士，澳洲悉尼麥觉理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 金融硕士。1992 年举家移民至澳洲悉尼，於 1997 年遷居至布里斯班。

曾任職於澳洲稅務局，退休后義務為年長者送夕逾十年。潛心研究佛法經義，熱愛大自然騎行與森林徒步。為昆州華人作協會員，常在社群分享生活和時事雜文。

2023 年 11 月病逝於布里斯班，享年 65 岁。

淡水—承载台湾殖民史的魅力小镇

文/HUILI

台湾新北市西北的淡水区，前身为“淡水镇”，旧称“沪尾”，得名于淡水河。淡水在历史上曾为西班牙登陆台湾，并在台湾北部建立海上贸易中继基地的起点。早期淡水区因港口而发展兴盛，市街区一带设有许多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庙宇。清末淡水商港开港后，淡水成为台湾的重要国际港口，吸引大量外籍商行、传教士进入淡水区开发，并且设有不少西洋建筑，使其留有特殊的异国风情的文化景观。日治时期，因淡水河河道日渐淤

浅、大型船舶出入不便，乃积极建设基隆港及台北与基隆之铁路运输，渐渐取代淡水成为重要贸易港地位。日治时期后因自来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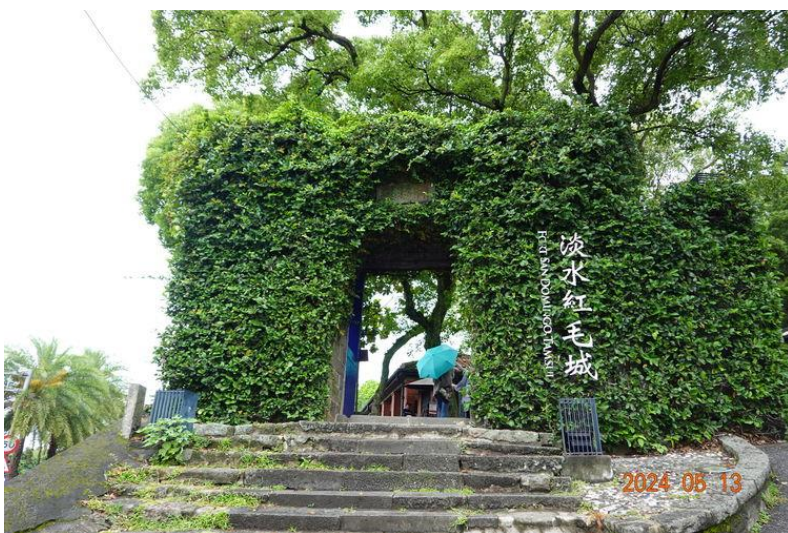
设施的建置，淡水线的开通及各项公共建设的推动，呈现异于以往的现代化景观。2024年5月13日，我们历

时 23 天台湾行的最后一天，来到了这座充满历史的小镇。



红毛城

有近四百年历史的红毛城（Fort San Domingo）可说是淡水最耀眼的古迹建筑。它身形优美却身世坎坷，见证了台湾数百年的殖民历史。



1629 年西班牙人侵略淡水，为巩固其在北台湾的殖民

事业，遂在此建 " 圣多明哥城（Fort San Domingo） " 为基地；1642 年，荷兰人驱逐了西班牙人，在旧址重建该

城，以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督安东尼·范·帝门（Antonio van Demen）名字命名为安东尼堡。人们当时称荷兰人为“红毛”，因此“红毛城”之名也沿用至今。1867年，红毛城为英国租借，大加整修，并在东侧建“英国领事馆”为官邸。领事馆的红色拱廊、绿色廊杆，与红毛城相互辉映，增色不少。红毛城一直到民国69年（1980年）才被收回接管。



英领事馆码头建筑遗址

1858 年，英法联军签订天津条约，议定沪尾为台湾第一个国际通商口岸，台湾正式开港通商。河岸上至今留有原英国领事馆船屋旧址遗迹和 1862 年开关征税管理外国贸易监管机，也是全台关务的总理机构。沪尾关自 1862 年设立以来历经清领、日治时期，1945 年转为中华民国政府管理。



淡水之役

淡水之役，又称沪尾之役、沪尾登陆战，是 1884 年中法战争中发生在淡水的一次战斗。法军目的是占领淡水炮台，并清除港内水雷。由于守军坚决抵抗，法军未完成战斗目的。在 10 月 2 日炮战时，红毛城后墙角曾遭炮弹击中，所幸未有损伤。



最严格的封锁而已。

淡水之役被称为“淡水大捷”，让淡水成了中国军队对基隆的作战根据地。直到中法新约签订为止，法国舰队仅止轮流着在淡水河口对这海港加以

淡水第一渔港

淡水第一渔港（又称淡水港、沪尾渔港），因淡水沿海居民历来以捕鱼为副业，日本时代渔业持续发展，渐成内河港。不过河口的泥沙淤积使渔船出入困难，河岸亦缺乏可让船只躲避风浪的地方。战后初期，为了提供一处让渔船得以停泊的空间，同时改善渔民生计与安全，淡水渔会提出兴建避风渔港的计画，由政府于1953年7月7日正式开工。先后完成防波堤、停泊码头与疏浚港底等三期工程。渔港1955年9月完，同年12月10日，时任省政府主席的严家淦主持水上剪彩，揭开了淡水第一渔港的序幕。



刚落成的渔港，低潮时水深两公尺，涨潮时达五公尺，能停泊机动渔船与舢舨各三十几艘，度过了十余年的繁荣光阴。如今淡水第一渔港已无往昔停满船只的盛况，但因滨临观音山与淡水河，且是全台湾少数位于河川内侧的渔港，其风景与特殊性，不仅是绘画、摄影、电影等艺术作品的创作题材或取景地，也成为了当代淡水著名观光景点之一。

商旅船舶的热络景象虽已不在，但走在淡水街道上，一座座洋式、闽式、日式的旧建筑，仿佛都在诉说着小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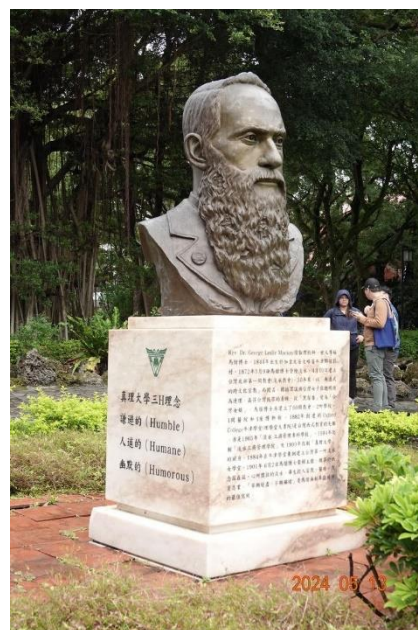


的悠悠往事--从 1629 年西班牙人进占、到 1642 年荷兰人入侵，历经清政府的统治和中法大战，以及日治时代的历史旧事。老街上零星可见的一些旧建筑趣味的屋舍，加上古董艺术品店和各种小吃店铺林立，更显其古朴风味。沿街可欣赏精雕细琢的石艺、木雕作品，店家细心收藏多年的古董文物，飘逸优雅的诗词字画，以及各色装饰艺术品，让淡水老街的魅力无人能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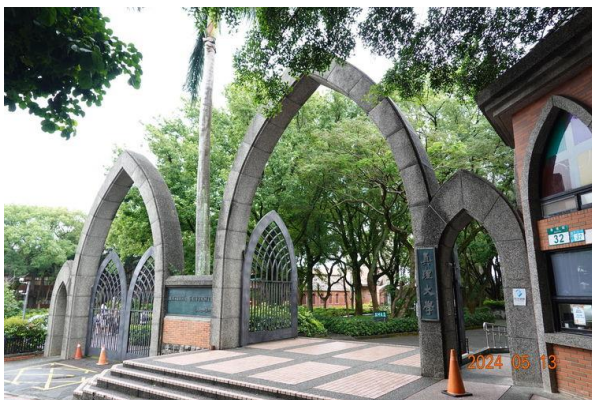


真理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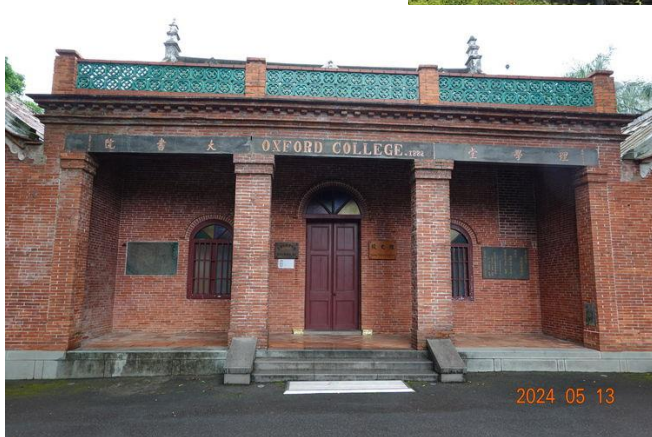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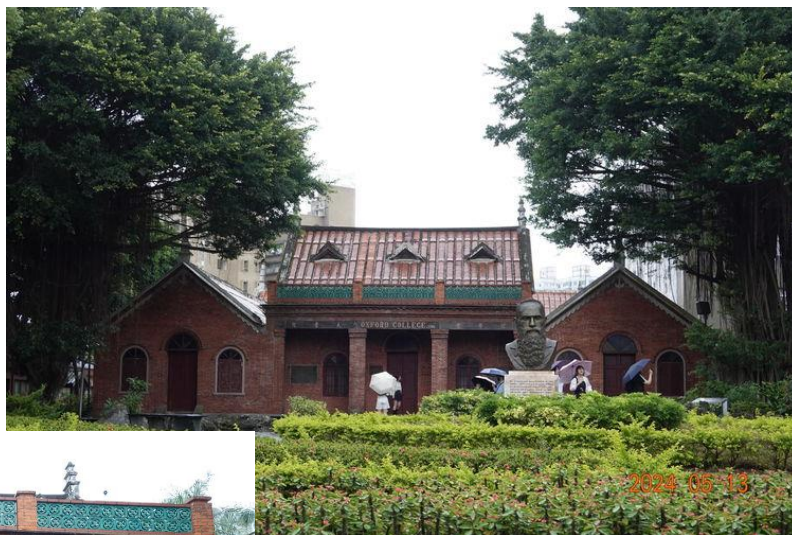
来台宣教的英籍加拿大人偕睿理牧师 (Rev Dr. George Leslie Mackay)，人们尊称为马偕博士，于 1880 年首度回乡述职时，向当地乡亲讲述了在台宣教八年的状况。当他说到自己是在“大榕树下，以苍穹为屋顶”的环境中训练学生时，牛津郡的乡亲十分感动并因此捐赠了六千多元加币提供博士兴学之用。



博士返台之后，便着手兴建全台第一所现代化的教育机构。整个建校过程，从选址、建筑设计到督工，博士都亲自参与，更从厦门进口红砖和福杉等建材。这座现在称为 " 真理大学 " 的学校于 1882 年完工并举行开学典礼。为纪念牛津郡乡亲的慨然捐赠，命名为 " Oxford College " ，中文名为 " 理学堂大书院 " ，也有人直接以英译称其为 " 牛津学堂 " 。



理学堂大书院为马偕博士在台湾施新式教育的滥觞，看似西方教堂实则具有中国四合院色彩。



马偕博士1872年3月9日下午3时，搭客轮“海龙号”，第一次由此登陆台湾，从此以淡水为其宣教、医疗和教育之基地，并择淡水为家，在此娶妻生子，从“黑须番”变为“台湾女婿”，死后埋骨于他念兹在兹、心所向往的淡水。马偕博士一生传奇影响深远，塑造了淡水独特的历史文化，并得于传承至今。



淡水，一座写满历史的魅力河港小镇，为我们的台湾行画上圆满的句号。

懷念在 Expo 1988 期間在布里斯本度過最初的時光

洪丕柱

1988 年 7 月中旬我和上海老鄉老黎和小曹從悉尼坐長途大巴來到布里斯本。在大巴總站下車時我們不知道到哪兒過夜。對布里斯本我們一無所知，之所以來這裡是因為老黎和小曹入學了布里斯本的英語學院而我則入學了當時稱為高等教育學院的碩士課程。這所學院的北部 Kelvin Grove 分院後來成了昆士蘭理工大學的一部分；南部 Mt Gravatt 分院併入了格里菲斯大學。

當時很多從旅遊大巴下來的人是來布市觀光 Expo 1988 的。有錢人一般會預定酒店，各酒店會有車來接這些客人。一般的背包客則會入住便宜的背包旅店。歐美很多喜歡旅遊而沒很多錢的年輕人都會入住背包旅館，英文叫 Youth Hostel。一位的士司機認為我們是來觀光 Expo 的背包客，說可以將我們拉到一家背包旅店住宿。我知道什麼是背包旅店，同意的士司機將我們拉到一間背包旅店去住宿，因為我們需要先找個便宜的地方住下來然後再找較固定的住所。

這樣我們就來到 High Gate Hills 的背包旅店。入住一兩天後，我們在附近房地產商介紹下租下了 Dutton Park 的一

套挺乾淨的一睡房小公寓：它臥室裡有張雙人床，由老黎和小曹睡；外面會客室裡有張長沙發，我就睡在那裡。公寓裡還有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上海樂團小號手老黎、做律師的小曹和我的經濟條件都還可以，不像那些借了重債入學語言學院的學生，他們往往好幾個人擠一間房。然後我們各人就開始尋找工作。我除了每天到 City 去找工外，常常到那家背包旅店去問問他們要不要人。

我開始在背包旅店打工

這樣我認識了旅店老闆羅伯特和他的表弟馬克。人高馬大脾氣不錯的羅伯特管旅店辦公室

新來者就在那裡 check-in。個子較小，比較隨和，留著上唇鬍鬚的馬克管旅店的清潔工作。我因為在上海新開的五星酒店喜來登做過住院經理美國人保羅的培訓助理，對酒店管理相當熟悉，所以常同羅伯特聊酒店管理。。

羅伯特和馬克顯然毫無管理旅館的經驗。我慢慢了解到其實他們也是乘著 Expo 的機會租下這棟三層大洋房將它改裝成背包旅店，買了有關設備並在政府那裡登記註冊的。所以羅伯特很願意聽我談酒店管理。當時他們每晚收客人 10 澳元，每間大客房裡放了四張有上下鋪兩層的床，能睡 8 名旅客，小一些的客房可睡 4 至 6 名旅客，二樓和三樓

各有三間大客房，底樓除了羅博特的辦公室兼臥室和馬克的工作室兼臥室，還有四間客房，最多可以收住 70 多名旅客。

羅伯特對旅館管理非常混亂因為他毫無經驗。他抱怨客房裡的熨斗和煮水壺經常丟失，我告訴他這當然是旅客 check-out 時順手牽羊帶走的啦；他說我又不能在他們離開時要他們打開行李讓我檢查？聽了我講的有關酒店管理的知識後，羅伯特決定僱傭我，要我次日開始上班，因為正好發生原來的僱員西班牙人加西亞將旅館 1000 多澳元偷走逃跑了。除了報警他也缺了一名僱員。我想這真是上帝給我的機會。當天下午市區一間西餐館的老板 Kim 也叫我次日晚上開始上班。巧妙的是，羅伯特要我每天上午 6 到中午 12 點上班 6 小時。然後下午 1 至 5 點我需要去 Mt Gravatt 校區上課，從背包旅店到 Mt Gravatt 有部 C5 公交車在 12:25 經過，一點前到達 Mt Gravatt 校區；從 Mt Gravatt 校區到 City 的 C5 末班車是 5:10，不到半小時就到 City，從 City 地下的公交總站走出來，幾步外就是西餐館，我甚至能在街邊長登上休息一刻鐘！如不是上帝，誰能將我的一天安排的這樣緊湊？

第二天我去背包酒店上班時，羅伯特給我 10 澳元時薪，因為除了做清潔工我的一部分工作是做旅館的 Check-in 和

管理員。我讓羅伯特買了一套新賬本/收據本和記事本。我的第一件事是控制辦公室的電話。以前旅客可以隨便使用辦公室的電話，使羅伯特支付很多電話費。我在電話機旁放了一個頂部開了一條槽的鐵罐，規定在撥打電話前要在鐵罐裡放進 40 分（兩個 20 分硬幣），否則就請到旅館外的街上去打公用電話（也是每次投幣 40 分）。第二個措施是控制洗衣粉使用，旅館後部的洗衣房裡有 4 台洗衣機，一大桶洗衣粉就放在那裡隨使用。我將洗衣粉拿進辦公室並找了個杯子，需要洗衣的需付 40 分買一杯洗衣粉。羅伯特沒想到光這兩項就為他每月省下幾百澳元還杜絕了浪費。

第三件事是將客房裡所有熨斗和煮水壺收進辦公室，借用熨斗、熨板等要付 10 澳元押金，三天免費，歸還時退回押金。因為我已製作了旅館所有 check-in 旅客的名單、房號和床號，很容易知道誰借了熨斗等，誰還了，誰沒還。對住宿時間超過三天的旅客需額外收費，因為他們佔用這些東西時間長影響其他旅客的需求。從此羅伯特再也不用擔心丟失熨斗了，因為在 check-out 時仍未歸還這些東西的必須付罰金，而我每天 6 點上班，很少有人 6 點前 check-out。

由於有了賬本/收據本，check-in 時每位旅客的繳費都有詳細記錄，他們 check-in 時我負責收費，給他們收據；check-out 時需按實際住的天數結賬，補足欠費；不付費想溜走很難。當時還有件小事。一天上午羅伯特在給我賬本時，在本子裡夾了幾張 20 澳元。我知道這是故意的，想試探我。我羅伯特說：你很粗心，怎麼能將現金夾在賬本裡？你昨天收到旅客的付款時（下午我不在時是羅伯特自己收旅客付款的）應該馬上給他收據並將收到的錢放進你那帶鎖的抽屜，只有你有這個抽屜的鑰匙，傍晚時要將抽屜裡每天的現金，除了旅館需用的錢，都拿到銀行放進旅館的賬戶，這樣加西亞就無法偷走旅館的現金了。他無話可說。

當時還是個現金社會，用信用卡和支票的旅客很少，特別是年輕背包客。現金管理就是個大問題，羅伯特之所以會讓加西亞偷走 1000 多元（當時是筆很大的數字），就是現金管理不善。羅伯特的旅店基本上是現金周轉，我的工資是每天付現金的，只要我在工資本上簽名就行。在要求羅伯特將每天的錢放進旅館的銀行戶口的同時我希望他僱一名 part-time 會計師。

除了上述管理工作，我還要做清潔工，特別是在大清早很少旅客 check-in 的時候。馬克問我會不會用吸塵器，其實

當時上海人還沒有看到過這玩意兒呢。我說會，因為我已看會了他怎樣用吸塵器。他就將底層走廊的吸塵任務交給我。一般我們不會很早到客房去吸塵，因為有些旅客起床很晚。然後我就打掃二樓和三樓的公共起坐間。它們很大，裡面有幾張長短沙發，供旅客看電視。當時正是漢城奧運期間，我乘打掃公共起坐間之際看了漢城奧運的不少比賽。起坐間裡有兩個大冰箱供旅客放他們買來的食物。這些背包客的生活能力很強，會自己從超市買來食物做飯。起坐間裡有一個帶烘箱的電爐和一個微波爐，壁櫥的抽屜裡有各種餐具：大小杯、盤、碟、盆和刀叉湯匙等；還有一個大洗碗槽，洗碗槽裡總是堆滿背包客們不願洗的杯、盤、碟和盆。我需要清洗這些餐具，將它們晾乾後放回抽屜。。

在清理沙發時我常會有些小驚喜，因為坐在那裡看電視的旅客的褲袋的硬幣會滾進沙發縫隙裡，我搜索每條縫隙，總能找到好幾澳元硬幣；我將它做當我打掃起坐間的小費。這時客房裡旅客大多起來了，去沖涼和上衛生間。每間客房裡都有男女背包客，有些還是男女朋友呢，我就進去打掃。在打掃客房時一次我在地上撿到幾枚 2 澳元硬幣，我問是誰的，每人都說是我的，後來一位旅客說不要爭了，以後地上撿到的硬幣都歸 Freddie（我的英文名）。大家都同意。

但也發生過一件令我終生難忘的事。一天早上 6 點多，我已做完了所有的清潔工作，坐在大廳的一張書桌邊趕我那天要交的作業。正好羅伯特從他臥室出來。他一般八點多起床，極少在這時候起來，看到我在做作業便板著臉說：I pay you to work here, not to study here! 他沒有看到我已做完了所有的工作才利用一些時間做作業。其實那時我對羅伯特管理旅店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因為最近他同一位高個子加拿大美女旅客凱西（據說是加拿大女籃的）好上並“同居”了。凱西提出租一輛小巴，掛上 High Gate Hills Youth Hostel 的牌子到換車中心直接接背包客入住本店，就像當時一輛的士把我們送到背包酒店一樣。這一招很管用，她每天都能接來十多名旅客，旅客下車我變成了搬運工，幫他們將行李搬到辦公室辦理入住，凱西當然變成了對羅伯特最重要的人。

我在背包旅店工作了整整 90 天直到 Expo 結束客人們陸續離去，旅店呈現出一片悽涼景象。此前我曾建議羅伯特將旅店底樓改成咖啡茶座並供應一些簡餐，讓馬克去參加專業培訓並取得執照，二三樓繼續作為背包旅店並在換車中心打出廣告吸引來布旅遊的年輕背包客，可是天性懶惰的羅伯特什麼也沒做。

三年後我已在教育培訓部工作。有一段時期我在部長辦公室工作，部長的團隊在布市各地接見當地的求職者，了解他們的需求並幫他們製定職業培訓計劃，以便獲得一定的技能找到工作。那天上午我們在布市某地區接見求職者，當地的失業者排隊等待接見。我坐在部長旁邊。當我叫到第三位求職者的名字時我呆住了：羅伯特！雖然這是個普通的名字，但我見到的就是我曾經的老闆羅伯特，而他也呆住了：Freddie！他叫道。部長問我怎麼認識這個人，我說他曾是我在一間背包旅店工作時的老闆。世上居然有這種巧事！羅伯特還是原來樣子但顯得相當鬆垮，顯然是無所事事的緣故。我建議他去洛根職業學院學習電腦，因為有電腦技術較易找到工作。我給了他該院地址並說我認識該院院長，我將我的電話號碼給他說若有問題可打電話找我。最後我同他拍了一張合影。這張合影後來登載在《東華時報》我寫的一篇標題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文章中。

可是我一直沒有得到羅伯特的電話。

我同時在西餐館打工

雖然這已是 35 年前的事了，我仍常想起並懷念在西餐館當 Kitchenhand 的日子。

我在 1988 年 7 月中旬同上海老鄉老黎和小曹從悉尼坐長途大巴來布里斯本，等我們解決住宿並到我入學的高等教育學院的南區分校報到入學後，就想找一份能給我帶來收入的工作以便支付學費和生活費。

我每天走遍所居住的 Dutton Park 的所有店鋪，然後走進市區，問遍市區的很多店鋪，以及北面為 Expo 1988 新建的的換車中心裡的好些店鋪，甚至還進入當時正在布市舉辦的世博會 Expo 1988，到中國館去尋找工作；還去了西端區和東布里斯本區的兩個當時的聯邦求職服務中心 CES（Central Employment Service），卻全都一無所獲。我的精神簡直快要崩潰了。

好些中國留學生在中國城的唐餐館找到工作，但我了解到他們一周全職工作大約才有兩百多澳元的工資，大約是 2 澳元多一小時；好些在語言學院學習英語的留學生干脆就“打黑”了，因為他們是借債來澳洲的，要賺錢還債。我付了高額學費入學碩士課程，當然不會放棄學習去全職打工。

我每天鏗而不捨地禱告和找工，幾乎每天都進入女王街的一家叫 Filling Station（加油站）的西餐館問是否有工作。我這樣做是因為我看到那位老闆比較和氣。到了第 17 天

他終於說可以給我一份半職的 Kitchenhand 工作：一周三個晚上，從 6 點到餐館營業結束（經常是半夜或次日黎明）。

老闆叫 Kim，匈牙利人，長得又胖又高大，還留有鬍鬚，但說話卻細聲細氣很溫和，看上去較易打交道。說到工資，他說因為我在澳洲沒有工作經驗，他只能給我 Kitchenhand 法定工資的最低一級：每小時 8.65 澳元，問我是否接受。

哦，這最低工資已是唐人街餐館給中國留學生工資的 4 倍啦，我怎會不接受呢！我當時想洋人的法治觀念強，不會因為你是新來的不懂工資標準就欺詐你；華人只會剝削新來的、英文不好不懂澳洲工資標準的留學生，以便榨取最大利潤。

走進 Filling Station，大堂經理座對面是一部實體大小用白脫做成的轎車，用車輛需加油表示人需要在這裡加油：用餐。

Kim 帶我到廚房去看 Kitchenhand 需做的工作：清洗餐桌上撤下的所有杯、盤、碟、湯碗、咖啡杯、刀叉、湯匙；還有廚房裡的大廚炒菜的平底鍋和其他大鍋等。當時廚房

裡已有一名 Kitchenhand 在工作，他叫 Graham，瘦高個。我看了他的操作：將招待從餐廳撤下的所有杯、盤、碟、刀叉、湯匙等倒著套上一個正方形大盤子裡從盤底豎立的一條條桿子；然後在洗潔精口倒進一杯洗潔精，將大盤子推進洗碗機，關閉並開動機器，洗潔劑會被均勻地噴灑，幾分鐘後機器會自動噴灑清水沖洗，然後將大盤子拉出來，此時所有餐具都是熱的，均已清洗乾淨；再將給它們分門別類放進不同的容器，供招待們按顧客點的菜放上餐桌。大廚們會將他們炒完菜的平底炒菜鍋扔進一個很大的水池冷卻，我必須將它們一個個拿出來清洗。有一次我沒等到平底鍋冷卻透就去拿，燙痛了左手手掌，大廚趕緊將冷牛奶倒在我的手掌上防止燙傷的手掌發炎。

Graham 告訴我他是小學教師，婚後因買房需多賺些錢還房貸，所以來做 Kitchenhand，但最近太太生了小孩，所以只能做三個晚上。我想這就是為何 Kim 突然給了我一個半職的 Kitchenhand。他也介紹了洗碗機的操作等。今後我就每週三晚同他分擔 Kitchenhand 工作。Kim 的餐館很正宗，有會計師管理資金，我的工資是轉進我的銀行戶口的，需扣的稅金也已扣了，每月還有 statement。

同我的想象不同，西餐館的招待沒有晚飯吃！他們在將餐桌上客人吃完的餐撤下時，如果盤中有沒吃完的食物，大

家可以分享，因為吃西餐用刀叉，所以吃剩的食物是“乾淨的”。那些女招待對我很好，總是留些食物給我吃：牛排、羊排、雞腿、土豆、胡蘿蔔，甚至有完整的大蝦和沒吃完的龍蝦，她們也把客人沒喝完的酒倒在自己的杯裡喝。

因為我是餐館裡第一個中國人，男女招待們對我都很好。我特別記得 Head Waiter 瘦高個 Leslie，他戴一副金絲邊眼鏡，頭髮梳得一絲不苟，完全一副 gentleman 摸樣，如果在街上碰到他，根本不會想到他是當 waiter 的。他居然在學中文，中文口語已講得不錯，能對付日常生活的溝通。但他很用功，還在學寫漢字。他常抽一點空將他寫好的漢字給我看並告訴我這個字的意思，其實是在向我請教。由於學習中文他對我特別好。星期天餐館不開門，下午他會開車帶我到布市各處轉轉（上午我要在背包旅店打工）。他帶我去過 Newstead 公園，看裡面布市早期居民生活的展覽；也帶我去賽馬場看過馬賽。布里斯本人很愛看馬賽，他們會買好馬票坐在 TAB 裡的電視屏幕前看馬賽，一場又一場，可以看上一整天，當然也有點賭博的性質，報上有馬賽的專門版面。有一次他帶我去看一座中國廟宇。早期中國移民將他們拜的菩薩和神祇帶出了國。我忘掉那個廟的名稱，那時布市還沒像現在那樣正宗的佛教寺廟。我記個好像是綜合性的，既有佛像，又有道觀，還有關帝什麼的。後來我在金礦城巴勒雷特（Ballarat）也看到早期華人

淘金者類似的簡單的廟宇。中國人的思想是不管是誰，只要他們認為能提供保護的，都可放在一起崇拜，讓菩薩神祇組成大聯合。

除了洗碗洗鍋和清倒垃圾，我還要同樓下的切肉師傅 Stephen 聯係，將 Kim 或大廚寫在紙條上的需要給他看，他會從冰庫中取出所需的牛排、豬肉、雞等，將它們化霜和按需切成不同大小，如 200 克的、300 克的牛排等，從整雞身上切下不同部位：雞胸、雞腿、雞臀，用來製作不同的菜餚，最後將雞骨作湯料。Stephen 是個快樂的大塊頭。他愛唱歌，會一面切肉一面唱歌。他愛唱帕伐洛蒂的歌曲，他的嗓音很好，但總沒法從頭唱到底，不是忘了哪句歌詞，就是漏了部分曲調。我很樂於為他提示忘掉的歌詞，補充漏掉的曲調。我告訴他我曾專門學過聲樂，所以他很佩服我也喜歡請教我。有一次我拿了個塑料袋裝一些他切剩的雞骨，他問我做什麼，我說回家煮來吃，我告訴他我們留學生生活很艱苦。他二話沒說就將幾條雞腿放進我的塑料袋。另外，如果餐館沒有賣掉已從冰庫拿出的牛排，它們是不能再放回去的，他就將這些牛排送給我。當時我已搬到 West End 的一棟樓，裡面有昆大、昆工大、格裡菲斯大學的幾位中國研究生。我常送些牛肉給他們，他們買來土豆，於是研究生們每天有土豆煮牛肉吃，過上了共產主義生活。

女招待中我同一位叫 Onica 的胖妞相處很好，她很美麗，我喜歡她因為她挺有知識和見解，同一般嘻嘻哈哈的女招待不同。她是匈牙利人。我同她很談得來。我同她談起對匈牙利的了解，布達佩斯，多瑙河，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匈牙利音樂家李斯特等。她很驚奇我對匈牙利的了解。但當我談起 1956 年被蘇聯鎮壓的匈牙利事件時。她坐不住了：她的上代正是從匈牙利逃往西方的。她聽上代講起過 1956 年的事件。她說她還沒去過自己的祖國，本來就想去匈牙利看看，想了解那個時代，他們家還有些親人在那裡。當然這是東歐劇變脫離蘇聯後的匈牙利。我很後悔對她講起匈牙利事件。不久後她真的去了匈牙利，還同我通過一個時期的信。

10 月底我考取了昆州教師執照，在布市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高等教育學院北區的亞洲研究係和成人教育係（後來成為昆士蘭理工學院 QIT 的一部分）獲得了 Part time 教席，就向 Kim 辭職準備離開 Filling Station。那晚我照樣在餐館上最後一班。工作快結束時，不意 Kim 對全體職工宣佈我將離開，餐館為我開了歡送會。Leslie 有些傷感，說我早知道你不屬於這裡；Onica 和一些女招待都覺得有點意外而顯得依依不捨。Kim 的太太 Isabela 前來同握手。我顯得有點猶豫因為我的手沒洗過，很髒，她

卻毫不在乎。澳洲的習俗是職工離開時單位會送他們一些禮物，如紅酒。Isabela 知道我不喝酒，她交給我兩個用彩色紙包著的禮物說一個是一盒巧克力，另一個你自己回去看吧。

我沒等回去就當著大家的面解開了紙包，裡面是一本精裝本書：美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John Steinbeck 的著名長篇小說《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我大為感動，情不自禁地擁抱了老闆娘！

這本書現在仍在我的書架上。

买粪記事

文/赵孔南

近年来，陸陸續续写了几篇杂文回忆青少年时期在故乡农村全职为农民种田八年半的一些时事。那几年，真正是插秧与割稻齐飞，砍柴共伐薪一色。前几天，七八级研究生同学群里几位师兄谈论，现在，食物丰富，禽蛋鱼肉，水果蔬菜，品种繁多，要有尽有；可是，大多口感不佳，食之无味。这一微信触发了我的一根神经，要写篇买粪記事。可能有人 would 问，你现在好歹亦是在大学里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作学问之人，怎么会去写这么粗俗的题材？其实，人的一生，无论是顺利还是坎坷；无论是功名富贵还是没落贫穷；无论是崇高伟大的，叱咤风云的，指点江山的，青史留名的，还是低贱卑微的，默默无闻的，漠视国是的，遗臭万年的，最终来说，人生，就是人的一生，生而活着，死而归零，所得几何？然而，吃喝拉撒睡是所有高贵或低贱的人每天都要进行的日常活动，是人生的五件大事，命中注定要伴随人的一生。既然人有拉撒之事，自然会有撒尿拉屎粪便等书面之字词。伟大的毛泽东主席都曾用“粪土当年万户侯，不许放屁”等词语来作诗填词的，那末，以粪为题，写点往事，亦就不那么地低俗出格了。

回忆买粪这一往事，就得从一九六六年那年说起，其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全面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全国大中小学都得停课闹革命。那年七月初，我就要参加初中升高中的升学考试了，这一停课闹革命运动真是来的不是时候，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亦不知道学生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书桌上读书。结果，六月份，中共中央发文取消高考，即高中毕业升大学的考试。随之，升高中的考试亦取消了。我小时有点虚荣的抱负，希望考个名牌高中，将来好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有份吃省力饭的工作。但是，现在升学的希望破灭，虚荣的抱负更是变成泡影了。儿时，虽不识字的奶奶经常教育我们，八岁的小孩就应开始懂事明理，这样才会有好的人生。我那时还算是比较懂事的，发现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在无闹，那有十多岁的学生不读书，天天喊着打到三家村，砸烂四家店的，我们到底懂得什么呵？我小时喜欢读课外书，家里没有多少书，就去邻居家借读。恰巧，一九六〇年，在公社诊所为中医师的舅公去世，其无儿子，留下了几箩筐书籍都搬来给我们家（非常遗憾，绝大部分书籍都被红卫兵来家破四旧时抢走付之一炬）。这样，我放学回家，不帮父母做事时，就会爬到大人站不起来的阁楼上，翻出几本书，坐在猫儿洞大小的窗口前面，半懂不懂地翻着看着读着。读书给我带来一种的朦胧感觉，好像人的生命是经不起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瞎折腾的。农民的孩子能有书读是最

好的，那时，上学读书于大多数农家孩子來說绝对是件奢侈的事，一是沒有钱交学費买书本，二是根本认识不到读书的重要性。无书可读的农村孩子就得去放牛牧羊，劳动种田，帮助父母增加家庭收入，摆脱艰难困苦在农村生活。于是，七月初，我就決定不去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了，何况，在学校我们这些家庭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亦不受待见；于是，回家去生产队干农活，开始种田为生。

我们家乡因為人多田地少，农业生产要集約耕作。农田要在冬季种大小麦，油菜和目菘的，春夏季节则种上二季水稻：早稻和晚稻。这样的集約耕作才可生产出足夠的粮食，纳了田粮，交上公粮之后，农民才能在年内不会出現粮食缺口，解决果腹之事。但是，集約耕作存在一个很大的問題，就是肥料不夠，缺肥会影响单位及总体产量的提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化肥如硫酸氨，氯化铵和尿素等在当时的农民眼中，乃是神之肥料，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可是，那时的化肥工业不发达，而化工厂的工人们亦要停工停产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化肥的供应量少之又少，都得凭公社分配的少得可怜的票券去买这些化肥的。这样，农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广开肥源，多给稻麦施肥，使作物生长得好，获得高产。广开肥源的一条途径就是去附近的鎮上和海边漁村去买粪，猪粪和人粪，給

稻麦蔬菜施上这些有机肥料提高产量，生产有机食物。这些有机食物自然是口感好，食之有味。

生产队里的农民社员在自己村里挑粪给稻麦地瓜等农作物施肥，是日常之农活，没有觉得什么的。但是，出村去买粪特别是去买人粪，好像低人一等，社员们大都不愿意。可是，生产队里隔三差五要有人要去干买粪这一农活的，这样，生产队队长只有抓丁派差安排人去买粪。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年代，生产队里唯成份论当然非常之严重，贫雇农家庭出身的社员是高人一等的，他们如不接受队长分派的去买粪活儿，队长是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的。所以，家庭成份差的和生性懦弱的社员会经常接到队长的去买粪的派差。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是第一次离家去十六七里路远的渔村杏湾村干买猪粪的活，那次我是自告奋勇替那老实的父亲去的，因为队长老是欺侮他派买粪的差给他的，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应该分担父亲的一些责任，所以要求去的。其实，当时，我刚满十五岁没二个月，去劳动一天才拿五个工分，可是我的力气已经不小了，挑百五六十斤的担子，可以走上一二公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一担猪粪人粪亦就一百二三十斤重，所以父亲亦不反对我替他去。我们是四位社员一起去的，用船赶水路去运买来的猪粪。那天，我们踏着星辰出发，三人在岸上拉着船纤前进，一人在船上掌着舵，花了几近

二小时到了海边的杏湾村，泊好空船，就挑着空畚箕，走在村里的小巷弄堂里，高声叫买猪粪。那天，运气不错，中午过后无多久，我们就买到了四十多担猪粪，装了满满一船。午后三时，把买来的猪粪运回到生产队指定的要施肥的几块麦田的河边。泊好船，我们又开始从船里挑粪上岸到麦田里，用手抓粪给麦子施肥。其日腊冬之时，晴空天朗，气温低下，寒风凛冽，我们又艰辛地劳动了四个多小时，才把买来的猪粪都撒施给麦子。夜晚七时多，我拖着披疲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一坐下来，身体就散了架似的，母亲给我端来的地瓜粥，我亦不知是怎么喝下去的，就歪倒在木长凳上睡去了。而大队的文革小组成员们正在敲锣打鼓庆祝什么一九六七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迎接什么一九六八年元旦的新年献词。

自那以后的六七年时间里，我每个月都有一二天去镇上或渔村干买粪的活，已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去买人粪仍是不得已而去的。天冷的时候，掏粪的气味还能忍受，可在闷热的夏天，长时间地去掏粪便，那气味可就不是一般人能忍受得了的，只是为了生计，别无选择罢了。去镇上买人粪，还经常受到侮辱，我们肩上一根扁担挑着两只木粪桶，手里拿一把粪勺，在街上巷里叫买人粪时，会有个别刁钻的小市民来捉弄我们，本来就打算卖粪的，却要叫我们过去帮他们掏粪坑，挑水填粪坑。我们明知是欺负人

的，亦只能忍气吞声地去做。有几次，去蒲岐古镇买人粪，我们从深巷里肩挑着一百二三十斤重的两只装满粪便的粪桶出来，沿着狭小的街道出城门去河边码头将粪便倒在船里，要走上七八百米甚至一公里多的路程，已经很不轻松了，可偏偏会碰上一些无赖小孩从路边捡上几颗石子扔到粪桶里，粪便溅到我们的身上，浑身臭味，我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去买人粪还会碰到一些尴尬的事，我们都是四位社员一组一起去买粪的，要在外面吃午饭的，因而，生产队给四人一捆柴草和每人补助一角人民币的午饭菜金，每人则要从自己家里拿出一市斤米。中午时分，我们会用四角菜金去供销社买上一二斤咸带鱼，那时好长一段时间里咸带鱼都是一角三分一斤；或去街上海鲜摊买上一二斤便宜的海鲜小鱼小虾的，记得最便宜时鲜蛏子才六分钱一斤；然后去卖主家借厨房灶头，四人一起煮饭烧菜，吃午饭。通常，借卖主家的厨房灶头烧午饭是没有问题的，碰上好心的卖主还会给我们送上一盘腌咸菜萝卜的。可是，有几次去买粪，身上粪便臭味确实太臭了，长时间挥之不去，没有卖家愿意借厨房给我们煮饭烧菜，即使求三家拜四小，亦无济于事，只能用一角钱去饮食小店买二个包子充饥。两个包子的能量如何能支撑强度这么大的体力劳动呀？还有一次是在一个烈焰夏日，在虹桥镇河边大街上，我挑着一担买来的人粪，汗流浹背地往泊船码头赶路，看见一位在小學为民办教师，穿着较时髦的同班女同学撑着

阳伞迎面走来，一开始她可能没有发现我在挑粪，及至看到我时，她急忙把阳伞侧身一遮，未打招呼，从边上走了。当时，我感到非常之气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家庭出身好的学渣升天了。但回到家后，仔细想想，我是应该好好感谢这位女同学的。她不打声招呼走了，是不让我难堪，尴尬，给我留了脸面；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当然，她亦挣了面子。在那个年代，亦是难得的为人处事之道啊！

头一年，我跟其他社员一起用船赶水路去运买来的粪肥时，都是在岸上拉船纤的，后来学会掌舵了，就不用每次都去拉纤了。相比较而言，掌舵可省下些脚力，轻松一点。不过，我去干买粪活时，不管是在拉纤还是在掌舵，我都会时不时地遥望天空，看着那朵朵白云，散淡随意，舒卷自如；而眼前的人生却是如此地困窘，步步维艰，一片迷茫。

给鸟兽让路

文/李守义

俗话说：“人有人路，蛇有蛇路，青蛙没有路，跳一步标一步。”没听说过人给鸟兽让路。这事，还真有。

车行在澳大利亚的高速公路上，路边常会闪过有“Kangaroo”（袋鼠），“Koala”（袋熊考拉）图案的交通标识牌。有的在图案下还会标出“600m”的字样。这是市政当局提醒人们，前面有袋鼠或考拉会突然横穿路面，开车要减速缓行或让行，避免碰撞，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袋鼠，为澳大利亚国宝级特有动物，还是国徽上的明星。由于自然条件太好，又没有豺狼虎豹狮熊的天敌，加之有两个子宫交替繁殖，据说全澳 2021 年数量达到 4700 万只。但是啃食庄稼，毁坏草原，鼠满为患。联邦政府每年有计划地猎杀 150 万只袋鼠。由眼法超准，顶多两枪就能让袋鼠斃命的猎手，持证上岗执行。然而既为国宝，袋鼠仍受法律保护，民间禁止伤害。

考拉，呆萌可爱，同为国宝级特有动物。据说，2018年数量达8万只。牠们终年抱着桉树生活，食桉叶嫩枝。澳大利亚广袤的原始森林基本都是桉树，尽可让考拉们享用。只是有时牠们夜间会下树活动，发情期尤甚，可能会穿越公路。

这两种动物，在高速公路上有恃无恐，成了“车匪路霸”。特别是袋鼠，据说40%的车祸是由其而生。为了彼此的安全，车主们还是礼让一点好。（以上几个数据来自网上）

澳大利亚的鸟类不计其数。有种类似非洲鸵鸟的鸸鹋，也是国宝级特有动物，国徽上的明星。体型高大，是世界上仅次于鸵鸟的第二大鸟类。牠们虽在地上跑，但生活在草原或沙漠，一般不与人类交集。

在澳大利亚居住区，常见的是各种美丽的鸚鵡，都在天上飞，树上落。不与人争路，借人类的风水宝地共生。

倒是有一种名叫“Ibis”（钳嘴鸚）的水鸟，体型高大，白羽黑尾，长颈长腿，喙弯似钳，通常以鱼虾蚌螺或昆虫为食。

“Brisbane”（布里斯班）City（市区）靠近布里斯班河的地方，有个大型的植物园，长满各式花树。其间就栖息一群“Ibis”。

离植物园不到 400 米的“Mary Street”（玛丽大街）的街头，有一家生意红火的咖啡店，顾客长龙常常排到大街上。

有那么两只不安分的“Ibis”，恐怕吃甜了嘴，店门一开，必定准时从植物园步行到咖啡店“报到上班”。牠们毫不惧人，无视人类交道规则。职责就是啄食干净人们遗落的面包渣。当然也接受孩子们馈赠的投食。人们给牠们送了雅号：“City sweeper”（城市清道夫）。对这两个早出晚归，兢兢业业，不拿一文工资的“志愿者”分外恭敬。行人让路绕行，车辆缓行或停行，默默地行“注目礼”。

更有甚者，在布里斯班另一条叫“Land Street”（兰德大街）靠近 Coronation Drive（科洛拿雄大道）的一段，路边上插着几块木牌。上面的几行英文，意思是：“每天下午 5 时至 7 时，有一个小鸟家庭会从这里步行过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天高任鸟飞。这家小鸟何苦要冒着生命危险招摇过市？是鸭子体笨？还是雏鸟翅嫩？不须深究，让路就是。

堂堂人类，地球之王。竟给低等动物让路，岂非天大笑话。然则，退而细思，不无道理。

2.25 亿年前的三叠纪末，哺乳动物就来到地球这个星球。1.5 亿年前的侏罗纪末，至白垩纪初，也有了鸟类。牠们都是地球早期的主人。而人类，充其量只在 25 至 4 万年前才出现。从进化论来看，鸟兽都是人类的表亲先祖。

地球上的生物，不论动物还是植物，不论低等还是高级，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经过漫长的磨合，形成复杂的食物链，卫生链，经济链，文化链等关系。很大程度影响地球的气候和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和生物“天人合一，和谐共存”的地球，应该是当代人类的共同使命。

澳大利亚人在南半球给鸟兽让路的仁举，受到全人类的赞扬和敬佩。人类在地上给鸟兽让路，何尝不是给自己开启了一条平安富裕的大道呢？

诗在远方组诗

紫悦

人们常说诗与远方。似乎她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年四月长途驱车从布里斯班到悉尼的路上，忽然诗兴大发，体会到诗的确与远方有关。现将草稿略加修改并作序，称为诗在远方组诗。

序

远方
在陌生的
新奇的云脚下
一行行诗跃然
在云上

一．清晨

白云
被风之手
抚成一缕缕秀发
在去远方的路上
飘逸

浓雾
积蓄了一夜 醒来
在寻找云的途中
弥漫 即将在晨光下
消失

牛群
身披着雾带
专心地 低头啃草
舍不得停下来
抬头
瞧我一瞧

二 . 树

几棵树
飞驰而过
黑黑的树干
似被火烧炼过
枝叶却是苍白的
极像爱因斯坦的头发

三 . 童年的云

一片片白云
似棉花
令我想起童年
真好
又活一次童年

四 . 清静

清静些
再清静些
似一尊尊树
耐得住寂寞

五． 追雨

乌云
似被泪水浸透的天空
下不来 不知道
被风吹去了什么地方
想去追
在雨落的旷野里
被淋透 呐喊

雨终于
c 上方落下
唤我 在车上
飞驰
停不下来

六． 归宿

黄昏里
鸟振翅高飞
在绚丽的天空
车轰隆前行

沿着灰色的高速路

鸟与车
各有各的方向
各有各的归宿

七．沙漠

如何
穿越沙漠
在漫漫长夜

东方
渐渐泛白
隐现一队骆驼

20/5/2024

人生旅途上的一盏明灯

蓝湘

Tom Burns 先生离开我们十七年了，昆士兰州的民众依然深深地怀念他。Tom Burns 先生曾先后担任澳大利亚工党全国主席、昆士兰州副州长。时任州长的 Wayne Goss 先生很敬佩他，赞扬他是一位有经验有远见的政治家。继任的新州长也大力褒奖 Tom Burns 先生对昆州的贡献，称颂他的功绩将载入史册。

对于我来说，Tom Burns 先生不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坚定有力的领导人、更是睿智宽厚的师长，是可信赖可依靠的朋友。

认识 Tom 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定居澳洲已几年，生活安定，开始参与社区各种活动。那天，华人社区举办盛大的欢庆新年晚宴，大家委任我担任晚会司仪。我身旁坐着的是当时昆州副州长 Tom Burns 先生。大厅灯火辉煌，宾客满座，我紧张地看着手里的英文讲稿。Tom 探头看了看，轻声问，这讲稿是你自己写的吧？我说是。他笑着说，你一定知道要说什么了，把讲稿收起，用你的心说话，那是最能打动听众的。我喃喃道：可是紧张。他温

和地说，相信我，你现在的感觉不是紧张，只是兴奋，只是想做得更好，每个人上台前都会的，我也一样。这时我的好奇战胜了紧张，没想到这位在议会中以快人快语，语言幽默犀利出名的副州长，这么恳挚推心置腹地宽慰人，更没想到他上台也会心跳加速，而且说那很正常。身旁这位和蔼长者的一席话，让我的心瞬间安定下来，放下讲稿，轻松愉快完成了当晚的任务。

Tom Burns 先生身任昆士兰州副州长时，还兼任州政府多个部的部长，经常看到他出现在晚间电视新闻节目，想必日理万机。可是他总还是抽出时间，出席各种小区活动。华人社区举办聚会，都喜欢邀请他，因为知道他总尽力不让你失望。每次他丰富生动的演讲，总能引起会众共鸣，每次他又像老朋友一样，热心诚挚关切周围的人。

一次晚宴后，他来到我们几位正在闲谈的朋友当中。他一直关心我们这些年轻的、满怀理想而赤手空拳的新移民。谈话中他问我们新年有什么计划。犹豫再三，我说出心里的秘密：我的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老父亲曾对我说过：在昆士兰发展房地产大有可为。Tom 显然有兴趣，问，你想试试？我胆怯地说，可是完全不懂。没想到 Tom 滔滔不绝地大加鼓励。他说，是的，房地产业是昆州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昆州气候宜人，风景美丽，物产丰富，社会安

定，这些都举世闻名;故而昆州旅游业发展迅速，更不断有移民从国内和世界各地蜂拥而至，对房地产有极大的需求。政府很清楚市场需求，积极鼓励投资房地产，制定很多有利政策;昆州的金融银行界成熟稳定，为开发商提供可靠后盾。一番激情洋溢的话，听得我眼界大开、跃跃欲试。Tom 接着说，若决定去做，开始之前，要记得先做足功课。尽量找机会上课、听讲座，学习专业知识;虚心向业内成功者讨教，探讨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仔细寻找资深专业人士，依靠他们的专业指导;物色可靠的合作伙伴，集合团队力量、分担风险。他一路举出实例，生动而具体补充说明。我后来常想：Tom Burns 先生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然而对于我们，那个晚上的长谈，实际上奠定并开始了我们以后三十多年的房地产业。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的第一个开发项目。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房地产拍卖，用节衣缩食、东拼西凑来的 12 万澳元买下一栋好地区内的破旧房子。接着推倒房子、完成改换用地申请、我先生 Peter 完成了公寓大楼的设计、我们得到建公寓和贷款批准，公开招标营建一年多后，崭新漂亮的的公寓大楼矗立起来了。我们再接再厉、买下隔壁的破旧房子，再经过同样一番努力，几年后绿树成荫的街上，两栋公寓大楼骄傲地齐肩并立。

当时一批来自台湾的投资移民在本地成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他们聘请我任公司总经理。公司展开每项几百万澳元的大型房地产开发。

后来再遇见 Tom Burns 先生时，我由衷感谢他当年及时的醍醐灌顶的指点和鼓励，向他报告了这些年的进展。Tom 大声说，太好了！我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实意为我们高兴。我那段时间心里正有个困惑，犹豫不决，这时想，赶紧再请教他吧。于是我说，澳华商会即将举行改选，大家推举我任下届会长，可是我怕责任太大，又没经验。Tom 笑了说，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我不行，我做不了。现在不是做起来了吗？什么都边做边学嘛。能领导一个公司，同样的原则，也能领导商会。况且商会一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志愿者，你有了一个现成的团队。商会成员大都事业有成，公众期望你们回馈社会，承担社会责任，一起为公众服务，为社会出力。我眼前出现商会那群能干、热情、团结友爱的同事，是啊，有他们，我们一起做有益公众的好事，何乐不为？“好，我们会尽力！”我说。

2004 年，昆州州长 Peter Beattie 先生写信委任我为昆中理事会成员。这是一个昆州政府指派、由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促进昆中友好关系的咨询机构。Tom Burns 先生对中国怀有满腔热爱。早在 1971 年，他就陪同后来任澳大利

亚总理的 Gough Whitlam 先生访问中国，为澳中建立外交关系打开大门。后来 Tom 又几十次往返中国，为发展昆中友好关系东奔西走，摇旗呐喊。中国侨联聘请 Tom Burns 先生为海外委员，上海市政府给他颁发白玉兰奖，澳大利亚政府授与他荣誉勋章，昆士兰科技大学授与他荣誉博士学位，都是为了表彰他为发展澳中友好关系做出的杰出贡献。退休后，他一直担任昆中理事会主席。每次理事会开会，Tom 热情洋溢的讲话总带给与会者兴奋和激励。他介绍中国的最新变化，昆中合作的各种进展，满怀深情、如数家珍。他鼓励每个人到中国去看看，并为发展昆中友好关系这个伟大的事业出力。我们成员们的每次发言，他都认真听取；每个建议，他都鼓励提出来讨论。他自己身体力行，在昆中双方穿针引线，促成了不计其数的项目。我们去中国开会时，处处眼见中国政府和百姓对他的敬重和爱戴，所到之处老少热烈欢迎，人们感激他无私的贡献，无偿的辛劳。

有一年，Tom Burns 先生提议为上海建立一个昆士兰图书馆，呼吁大家把自己的书籍捐献给图书馆。我说，我的书是我人生历程的一部分，对于我有精神价值，舍不得割舍。Tom 说，好书确实是精神财富，所以希望同更多人分享。后来我们整理书籍装运往上海时，我发现有成箱成箱的书都是 Tom Burns 先生捐的，每本书扉页上都有他的签

名，并纪录着购买的时间和地点。好多书都翻旧了，书页上有他的读书心得笔记，可见是反复阅读的心爱之物。看到这，我坐不住了，忍痛捐出了一些自己喜欢、看了多遍的书籍。后来几年又见他为保护大熊猫奔走呼号。我相信，他对素昧生平的人以至所有生命的关爱，感动了很多，影响了很多，让我们心里充满爱和热忱。

再后来，澳联邦政府公告：联邦政府将建立政府部长的华裔咨询委员会。布里斯班华裔社区朋友们推举了我。不久我收到政府来信，欢迎我成为这个部长咨询委员会成员。那意味着需要时我得飞到坎培拉，同部长们坐下来谈华裔社区的愿望和需求。拿着信，我耳边响起 Tom 一贯的鼓励和教导，为公众服务，为社会出力。这次我没有胆怯和犹豫。我鼓励自己：Tom Burns 先生的教导让我勇敢起来了。

Tom Burns 先生走了多年了，我仍时常想起他，怀念他给我的点点滴滴的教导。甚至有时碰到难题，我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Tom Burns 先生会怎么说。我庆幸并感恩在我生命旅程中，有过这样一位目光远大、胸襟宽广、睿智善良的贵人，就像一盏明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为我指路，引我向前。

圣经中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奔走了半个世纪的斗士 Tom Burns 先生打赢了他的仗，跑尽了他的路，如今一定在天堂含笑安息。而他在人间的建树，人们不会忘却，我们将永远怀念他。